甘泉鄉人稿

皇清敕授修職郎　誥封朝議大夫顯考謦石府君年譜

府君姓錢氏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謦石又號深廬先世本何氏居海鹽甘泉鄉明洪武中貴四公以賦役事戍都勻府以其族行次子如淵公諱裕幼不能往依同邑富一錢翁（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鞠養以成遂承錢姓四傳至海石公諱薇是爲府君八世祖嘉靖壬辰進士禮科右給事中以論官寮削職隆慶初贈太常寺卿事具明史列傳七世祖曾南公諱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六世祖紫芝公諱陞萬歷戊午舉人五世祖鶴菴公諱瑞徵康熙癸卯舉人西安縣學教諭高

祖廉江公諱綸光太學生自紫芝公以下皆以文端

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六世祖妣鄭吳五世祖妣曹高祖妣蔡陳

誥贈一品夫人曾祖文端公諱陳羣康熙辛丑進士以刑

部侍郎

予告歸

特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

誥授光祿大夫

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曾祖妣俞

誥贈一品夫人繼曾祖妣俞

誥封一品夫人生曾祖母沈

誥贈恭人祖安叔公諱汝懿少穎悟十三歲工擘窠書十

八歲卽世

誥贈奉政大夫

貤贈中憲大夫祖妣馮守貞來歸乾隆三十八年題旌

誥贈宜人

貤贈恭人本生祖戭齋公諱汝恭乾隆丁卯舉人河南新

鄉縣知縣江蘇丹徒沭陽等縣知縣安徽安慶府同

知

誥贈中憲大夫本生祖妣沈

誥贈恭人考蓉裳公諱復福建侯官縣大湖丞署建安羅
源閩清甌甯等縣知縣直隸雄縣縣丞吳橋縣知縣
順天大興縣知縣
誥授奉政大夫以不孝默官
貤贈朝議大夫妣氏陳沈
誥贈封宜人
貤贈恭人大興公有子四人長爲學源先生諱友泗潛心
理學自號四水子詡將津逮濂洛探源洙泗也年十
九卽世長兄炳森嗣次諱震行幼殤俱與府君同爲沈太
恭人出次諱在第亦幼殤庶祖母林出府君其季也

嘉興縣學廩貢生海甯州學訓導

敕授脩職郎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蠱

遇

覃恩誥封朝議大夫配我毋胡恭人

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國史館謄錄

景山官學教習前卒次不孝應溥女六人孫七人炳

森出者五不孝出者二孫女三人炳森出者二不孝

出者一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月初六日子時府君生

是時大興公自福建偕沈太恭人歸里府君生於嘉

興府城南門內蓮花橋　文端公舊第西偏之頤和
室大興公旋赴直隸候補沈太恭人留家居營建
馮太恭人貞孝坊成
五十七年壬子二歲
五十八年癸丑三歲
五十九年甲寅四歲
隨沈太恭人北上途中見名人扁聯皆默識之書而
藏諸櫝人咸以爲異
六十年乙卯五歲
侍大興公沈太恭人於保定府寓是年世父學源先

生就學京師府君始入塾從海鹽何先生讀諱桀府君手錄塾師紀略云我家本何姓先生與大興府君序兄弟行名字不能記憶矣大興公與先生約課讀之時整齊規矩必奉曲禮少儀內則諸篇為準則以故府君自少至老終日無惰容與人言無貴賤親疏必誠必信蓋幼所熟習然也今年四月府君猶力疾作塾師紀略一篇敘述生平受業諸先生里居姓氏及學問行誼甚詳諭不孝曰余衰年奔馳幸得未死學問日退敢希沒世之名然粗知文義不失規矩實受諸先生之教深淺不同誠懇則一爰記授學次第以示兒孫若曹其謹誌之府君之拳拳師

誼老而彌篤蓋如此

嘉慶元年丙辰六歲

是年大興公擢吳橋縣知縣府君隨之任從石門沈桐圃先生鳳輝讀

二年丁巳七歲

大興公勤於當官匙問家事府君出塾沈太恭人督胥課嚴甚太恭人熟於杜詩授府君讀必解析題義謂題義不明則詩義因以不明府君詩集中有憶吳橋舊事四首第一律首句云一卷少陵詩長吟母是師紀當時實事也是年世父學源先生即世仲父諱

震行同時殤

三年戊午八歲

四年己未九歲

是年大興公自吳橋擢任大興縣知縣

五年庚申十歲

隨侍大興官廨從沈雲賡先生澍讀

六年辛酉十一歲

是年近畿大水通衢沒馬背村野不見廬舍大興公

束木筏載餱糧至孫河黃村禮賢采育諸處給飢民

全活無算大興官廨被淹府君侍沈太恭人移寓外

城興隆街沈桐圃先生會試報罷仍來寓授讀旋卒於寓大興公以禮棺斂送歷歸石門數年前先生之子歲貢生方增猶寄書府君盛稱大興公厚德

七年壬戌十二歲

是年沈太恭人猶寓外城府君從徐怡亭先生景涫孝讀

八年癸亥十三歲

侍沈太恭人重至大興官廨從武進吳海嶠先生蔭暄讀先生喜論詩古文府君初學時藝授讀天崇名篇府君喜甚信筆爲詩文縱橫馳騁吳先生大歎異

九年甲子十四歲

是年京師大旱蝗戢戢遍田野大興公冒暑忘飢渴以赴焚撲驅逐歷月餘乃止積勞甚歸而得偏枯疾遂丐去移寓內城分司廳衕府君從歸安沈溯濂先生方籛讀大興公謝事後貧不能歸日課府君讀東坡詩以自遣後府君綴集大興公遺墨裝潢成卷時時指示不孝等道及昔年從旁侍讀事輒涙涔涔下也跋語謹錄於左先府君手書時藝二首乾隆乙未詩一首嘉慶癸亥詩二首乙丑詩一首合裝一卷小子泰吉泣識之曰泰吉嘗聞世父戶部公言府君少時文極宏肆乾隆庚寅鄉試主司以三場不中式落解辛卯病不赴試甲午遭安慶府君沈太恭人之喪乙未服除境甚困遂筮仕閩

中非其志也後世父旣兩叔父登甲科府君以剛直不合上官意鬱鬱不得志一日見舊所爲文悉以投諸火而此二藝爲十六歲作安慶府君手澤存焉則屬吾母藏之篋嘗出示泰吉曰安慶府君欲諸子各受一業以成名而時文則尤屬望於吾吾欲吾以科名顯庶有以報貞孝獨太宜人若節也吾不能如先人教急於求仕不得已耳小子志之府君服官三十年所至多劇邑勤於其職不暇以詩文自娛間有所作亦不留稿乙未梅花詩獨未經化時作偶寫便面爲伯兄所藏讀小序知有二首其一不可得鳴呼府君於先人手植花木猶對之悲詠不能釋今捧誦遺墨痛何如耶癸亥二首作於大興官舍偶錄示泰吉因得藏焉甲子秋府君膺末疾去官貧不能歸日課泰吉讀東坡詩以自遣乙丑春與族叔東堂先生一桂表兄沈潮濂師方錢徐怡亭師景淯嚴仲和姊婿士釣分韻賦詩府君得草字卽席詩成命泰吉錄以分贈同席時府君病甚每握管必二人侍右者扳左以手扶紙始能書常苦腕弱不如意紙未半輒止此詩幸得成稿泰吉謹藏篋笥不敢失又於敗篋中檢初稿折藏焉是時戶部公告歸已有年府君自悲不能

歸常常曰吾安得從吾兒上先人耶隴乎故有故園
夢常通池塘又春草之句沈上夫子誦此詩謂泰吉曰
古人分韻賦詩於限字必出奇制勝今以自然得之
坐客閣筆矣後府君病目深不能更御几案此詩竟
爲絕筆痛哉痛哉泰吉錄求府君遺詩得一乾隆癸巳
侍安慶府君遊新鄉駱駝灣寺五言律詩一首時安
慶府君宰其縣手書父子同作之詩付寺僧因得傳
鈔詳具泰吉所纂清芬錄又繼郡八景七言律各一
首乃與同官倡和之作有刊本又於蒯氏姑所畫百
果卷見府君題句云一例收成多結果兒童莫漫說
酸甜時嘉慶辛酉姑來大興官舍畫以乞府君猶
未病頗厭世事有感而言之也道光六年丙戌題既裝潢
此卷因覼縷記所聞於卷尾以告後之讀
府君詩文者六月朔日不肖孤泰吉謹記

十年乙丑十五歲

是年大興公仍寓內城三月二十四日爲公生朝大
興民老幼擔負果蔬走京師致祝時從父給諫公衍

石先生以公車罫邸寓有詩云朝來叩戶聲何急野
菜濃香壽故侯葢紀實也府君嘗舉以示　不孝曰大
興公德政足以感民於旣去之後而民俗之厚尤可
感念也冬十二月遭大興公喪
十一年丙寅十六歲
四月侍沈太恭人扶大興公喪歸江湖險阻屢瀕於
危七月抵里時伯祖戶部公方家居傷吾祖父行之
先後蕭落而亟望後起也見府君泣下曰爾父歿後
爾寄我書能達意爾自作耶府君對曰然曰適欲答
某人札我意云何爲我繕稿又曰聞爾能作五言排

律信然耶卽命一題旣呈稿伯祖乃大喜語從父衎石先生曰汝善啟誘若弟俾有成以慰我先人府君閩戶部公言曰就衎石先生論詩古文詞服膺弗失由是文譽日起郡人交稱曰錢氏二石云是年椅里李介石徵君𣪊權課數月徵君日讀三通序文府君以是有志於經世之學

十二年丁卯十七歲

府君十三四歲六經始畢卽好聚書書籤排甲乙大興公顧而喜曰我有書數千卷置之吳橋王氏當取以畀爾矣迨大興公喪還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曰

恣瀏覽是年戶部公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府君每玩不忍釋戶部公盡舉以賜由是藏弆漸廣自不孝有知以來每見府君遇善本書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詳見府君藏書述謹錄於左余年十三

四時從先大夫於大興官舍六經粗畢始知好書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自爾兄歿不忍覩緘篋置之王氏甞取以畀爾矣迨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見甯曰王氏以書來歸遂攜以南鐵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者英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瀏覽也已而得外曾王父所刊讀書敏求記始知四部之大略於是益有意於聚書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數百卷余每玩竟日不忍釋世父盡舉以賜從兄衍石以有用之學相勖贈以通典通考戊寅兄自江右攜南昌學新刻十三經注疏以贈從父中丞公又賜以胡氏所刊通鑑文選戚友知所好亦有以

書爲贈遺者三十年來過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焉今雖不及備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嗚呼聚吾書而粥諸市不足充數年之擸從容玩味厭飫其大義則道德之腴可以飽數世獨恨三十七歲以前役科舉業不能專一茲自來海昌以病廢絕十進於有司乃稍稍誦讀然昕夕所丹黃點勘以散壹鬱之疾而爲藥石之助者班范之史杜韓蘇之詩爾六經語孟則於小兒曹朋誦時閉目靜聽領其旨趣而已少嘗有志鄭孔之學欲辨析名物自附於通人今亦已矣有病其空疏者笑謝不敏然則父兄所留貽友朋所投附三十年所尺寸而積之者譬諸庖人山珍海錯五鼎之烹三牲魚菽之味百和之醬備取悅不知何人之口而佐饔之勞嘗一嚮焉此則余所以廢書而長嘆也

十三年戊辰十八歲

是年大興公服除初應試受知於萍鄉劉金門先生以經義古學首第一入縣庠

十四年己巳十九歲

是年我母胡恭人來歸同里胡曉林公諱斌女

十五年庚午二十歲

府君自戊辰後從特齋先生爾琳學者三年先生於輩行爲府君族孫府君終身執弟子禮不衰府君幼時有志鄭孔之學至是益肆力研究

十六年辛未二十一歲

是年長姊生嫁同里沈蓉莊公諱延祿子國學生江蘇候補典史名念椿

十七年壬申二十二歲

周道塽先生督浙學試士以經義府君列高等食餼

是時府君致力於三禮注疏暇則肆及古今體詩吾郡詩家竹垞而後咸推從祖擇石先生及竹垞裔孫梓廬先生休度梓廬先生自山西作吏乞歸府君常常往謁請質先生與擇石先生論詩有夙契府君不及見擇石先生每樂聞先生緒論時時爲不孝道之不孝竊窺府君生平古文詞以史漢爲根柢以唐宋大家推之震川望溪爲義法而於鄉先哲則私淑王宋賢先生元啟祇平居士集詩則於古人外尤服膺梓廬先生淵源所在亦時有神似處而從不摹擬每謂詩文一道不必與古今作者角短長自成一家規

矩但求其真而已府君自道其所得如此是年從曹種水先生言純假東坡詩集評本手錄一通有跋存曝書雜記

十八年癸酉二十三歲

從曹種水先生假竹垞先生韓詩評本手錄一通四月而畢

十九年甲戌二十四歲

山陽汪文端公按試吾郡得府君卷詫爲文筆逼近眉山拔冠曹偶蕃府君以古文爲時文迥異流俗故屢見稱於宗匠云

二十年乙亥二十五歲

冬十二月遭沈太恭人喪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六歲

錢塘吳龢村先生載和府君畏友也府君常諭不孝曰余遭沈太恭人喪偶荒所業龢村先生曰弟近日言動異於母在時非所以報慈母也府君聞言大慟先生亦泣下因勸府君日習小楷曰此亦收放心之一端也且曰雜學瑣屑無補身心不若專心經義及詩古文詞他日或有所歸宿爾府君每舉以示不孝曰同時畏友若張堯民昌福胡仁圃祥麟金岱峯衍

宗沈蓮溪（濂）諸君子皆能規我過而勸戒最深者莫
若穌村府君之慎於交遊樂聞己過蓋如此是歲長
兄生（初名銘恕 更名炳森）冬卜葬大興公陳太恭人沈太恭人
於海鹽縣北之南石木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七歲

偕吳榕園先生（應和）曹種水先生至富陽有詩存集
中榕園先生工詩精形家言府君嘗大興公宅兆實
賴先生左右維持每爲（不孝）言之感泣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八歲

至從祖恕堂先生鎮江府署校閱試卷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九歲

是年從父衎石先生奉戚太恭人喪南旋府君朝夕共讀益得肆力於經史幷以文端公詩卷繁富讀者不易因與從父商定香樹齋詩精華錄分類鈔讀今存篋中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歲

省從祖潤齋先生於山東節署吳穌村先生偕行後府君於乙未歲有偶檢嘉慶庚辰行篋雜記追感穌村先生詩謹錄於左 昔偕吳兄行青徐旅宿阻雨一日餘野水三尺沒通衢游行水中馬如魚如魚負舟我馬瘏急投村店休僕夫吳兄今之管鮑徒客枕夜話情不孤天明脂車前驅驅高

岸水退仍泥塗土人相慶相招呼明日有錢酒可沽三更四更攜耒鉏官道鑿坐穿溝渠蔽以泥草雜誰葺蒲有不戒者足躡虛車輪四角馬截趺居人見倒肯扶橫索客子青錢輸車掀車泥淖來罪狙前車既去後不虞道旁債車無日無我嘗一日三嗟呼暮入坎窞濡衣衵同行走避如驚鳧相依形影我與吳露宿忘飢劬詰朝出險鞭羸驚揚鞭高語彼奚奴大河前橫那可踰津吏索錢甚索逋自朝待渡至日晡一騎忽見飛官符止姦禁暴修野廬境入齊魯道闊除時我從父開府初濟南風物倅吳趨城角一鏡開明湖扁舟蕩漾雲水區涼堂結夏兒與吾客中長得如斯夫棄家遠游亦良圖入秋我乃趨京都淒泉重酌寒風疏我獨南行兒踟躕忽忽十五年已徂皆見行簇淚眼枯當時瓜步同行艫那知客死彼一咽[illegible][illegible]歿於江防同知幕中已五年矣吾今倦游守妻孥出門所向逢謫觚安得誠信如兒乎作詩匪獨招友于給綈[illegible]臺魂之來兮燈模糊

秋至京師寓衍石先生興隆街邸舍郎辛酉年侍沈太恭人所居之舊宅也對庭前眾樹感賦一

絕云童稚讀書地重來一惘然無成愧庭樹落實自年年冬歸里是歲第二姊生嫁桐鄉嘉慶庚午舉人江蘇松海防同知沈曉滄公諱炳垣子道光乙未舉人江蘇候補知縣名寶禾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一歲

府君屢困場屋至是秋試又報罷乃援例以訓導候選

二年壬午三十二歲

是歲第三姊生嫁秀水庠生陳梧亭公諱自言子庠生名澤曾

三年癸未三十三歲

衎石先生四十生朝府君敬奉文端公手錄晉書目艮

吏傳一軸寄京師爲祝先生賦謝一律數行手澤卽官箴愧矣無聞老漸侵微倘敢令移勺水累傳慣已斥黴金重三月展春風筆四十年䏻夜雨心他日西堂尋舊夢讀遺書共傍蕉陰後三十餘年不孝官京師從兄子侑舉以畀藏敬懸邸舍中堂以時觀省府君聞之馳諭訓勉謂數行手澤卽官箴句須刻刻體會云

四年甲申三十四歲

是歲不孝應溥生

五年乙酉三十五歲

府君少時爲文奇崛屢躓省闈乃力求平易是年尤用力於舉子業秋試仍得而佹失後遂不再應試矣

六年丙戌三十六歲

吾族四大支之譜創始於前明臨江太守東畬公至康熙乙未丙申族祖偶莊晚香兩先生分刻第三支世系後久未修梓嘉慶己卯歲從祖潤齋先生自江西巡撫述職入

覲乞假省墓創議修輯家乘乃與族兄悟齋方伯分俸集資而以纂輯事專屬之府君府君承命悚惕敬愼將事吾錢氏支族繁衍散處各鄉府君棹小舟徧歷所居諮詢周確詳定體例間以事中輟前後越七年至是年八月譜成僉謂非府君之力不及此府君有書

世系譜後一篇新城陳碩士先生歎爲至理名言世家子弟宜各書一通謹錄於左族之盛也豈特仕宦科第哉在四民各執其業而已矣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爲工商固也卽士爲農農爲士工商爲士農要亦不失爲士農工商之人至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欲族之盛何由得也吾錢之爲錢也始盛於明正德嘉靖之間今三百年矣子姓蕃殖世世食德綿綿延延至於今不絕聞諸長老言蓋未有不專其業者業專則生遂生遂則心純邪僻之念無自起修其身而誥誠其子孫以孝弟之事遂而在上有用於國家窮而在下無忝乎祖父背自專其業始今吾錢之人蓋益衆矣問其業農爲多士次之工商又次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亦往往而有嗚呼其誰之責歟泰吉年三十矣無所成就蓋深懼其業之不專因書以自警非敢爲族人告也

七年丁亥三十七歲

是歲選授杭州府海甯州學訓導五月之官攜所藏
書數十匱大半皆寓目涉筆者偶讀仇山村金淵集
有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曰先得我心矣乃名學廨
之室曰可讀書齋秋病甚旋愈
八年戊子三十八歲
五世祖母陳太夫人工繪事乾隆丙戌年文端公進
呈摹古畫冊十幅蒙
純廟御題此冊爲卿父母手澤貽留今卿欲登之石渠以
承其年朕思石渠所藏卿母各種畫頗多不忍更留此
因各題一絕仍以賜卿俾卿家什襲爲傳世之寶並命

金廷標倣寫成冊錄原題收入石渠藝林當增此一段

佳話也迨辛丑年重

命呈閱又

賜題一律并書清芬世守四字弁首仍

發還寶藏甲辰年文端公長孫雲芝公諱端又進呈太夫人八

所繪四子講德圖文端公書四子講德論合卷蒙

純廟御題錢陳羣之孫錢端進呈其曾祖母所畫四子講

德及陳羣書論合卷閱畢還之俾爲其家世珍仍於卷

首

賜題清芬世守四字府君感念

天恩謹承世德薈萃一家文獻以示後人是年始有清芬世守錄之輯至次年庚寅纂成分二十六卷府君自為序謹錄於左

清芬世守錄者蓋紀天恩祖德而作也首六卷恭錄聖製詩賜題賜藏冊卷以及石渠寶笈儲藏之品仰見聖天子優禮儒臣賚崇賢母雖虞陛賡歌漢廷題像未有若此之遭逢也後二十卷敬錄四百年來十餘世之翰墨名公鉅儒騷人墨客之題詠雖一家懿美而官箴世範朝廷之掌故藝苑之叢談往往而在於戲我先人所以上結主知下為海內推重者不徒文字之末務而卽此以觀亦可見其大概矣泰吉標過庭之遺訓聞長老之緒言搜訪二十稔編纂成集以視宋之韓氏尤氏之舊話竊不自揆以為過之族之人熟讀先世傳稿國史列傳私家狀誌既知立身立政之大端參考於是編而繹思夫清芬之義以無負天語勗勵焉則世世子孫所以報國恩而承先澤者其何如哉其何如哉

是歲第四妹生嫁海甯道

光癸巳進士江蘇候補道許珊林公諱槤子道光己酉拔貢咸豐壬子副貢江蘇候補知縣名誦宣

九年己丑三十九歲

春日病後讀近思錄葉氏采註本李介石徵君特齋先生謂府君讀書好爲深湛之思恐耗心氣不若校讐舊籍可以定性養心府君謹受教十一月始從梅會里李金瀾廣文遇孫假所藏傳錄何義門評校前後漢書先校錄漢書於汲古閣本

十年庚寅四十歲

五月錄漢書畢始以所藏元翠巖精舍刻本元文類校修德堂本十二月校成

十一年辛卯四十一歲

春初始校後漢書至十月而畢

十二年壬辰四十二歲

是年以　武英殿本漢書校汲古閣本并錄考證八月至杭州假秀水莊芝階舍人仲方所藏元至元年西湖書院本元文類校翠巖本所缺四十一卷軍制以下之文後於丙申年假蔣生沐廣文光煦所藏西湖本重校一周又嘗從莊氏假劉靜修集歐陽圭齋集校所選異同著於儁端而屬潘梧君茂才名藹人海昌人工古文詳校姚牧庵文別錄成冊翠巖本舊爲黃葉村

莊藏書府君重是伯祖戶部公手賜故一再精校嘗諭不孝曰昔晁氏得南陽井公五十篋校讐終篇撮其大旨成讀書志子拜賜於世父寶守數十年僅獲校正俗刻之訛而於蘇氏選擇大指未能得也有志讀此書者當續成余志以無負世父賜書之意今不孝衣食奔走無以仰承舊學夙夜疚心不獨此書之不能繼業也嗚呼府君所望於不孝者又豈止校書一事哉追念遺訓長號無已謹誌於此以望我後人

十三年癸巳四十三歲

春從父衍石先生自京師歸里將往粵東主講席暫

晋樂壽堂戶部公舊居月餘府君歸家相聚縱論今古歡甚盎自庚辰歲與衎石先生別於京師越十三年矣時不孝隨侍甫十齡未能仰窺緒論但憶居小樓上府君與衎石先生時執一編共一几讀讀少間述先世遺聞軼事以相誥誡時或參以諧語相為娛樂兄弟友愛之情至今猶敬慕不忘也 往歲庚辰辛巳之交府君依岳本詩經手寫小序及正文以授長兄讀多正坊本之訛戚友爭仿寫以授子弟至是知前步橋許春畦翁洪鈞有梅會里朱氏潛采堂家塾評點詩經相傳為稼翁錄竹垞先生筆衎石先生少時

曾傳錄焉府君乃從許氏借本合衎石先生所錄本互校疑誤手錄一過府君謂教子弟讀經書一字不可苟而尤須馴習幼儀推而廣之方能事事有把握嘗稱述衎石先生之言曰窮經以小學爲本漢人之小學文字故訓也宋人之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也二者正宜兼習不可偏廢此卽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大端欲尊德性則容貌詞氣必宜愼之又愼觀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節可見若欲致力於問學則必先熟爾雅而他經之詁訓悉參其異同佐以說文廣韻則文字訓詁可以粗了至治經看一家之書且守一

家之說不可自已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爲讀書一字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妄有是理是以甯璺守無輸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也讀史以制度典章爲重史家本有二派治亂興衰一也制度典章一也顧興亡之跡其理卽具於經考史以證經耳至一朝因革損益利弊之由非講求有素則徒善不足以爲政他日臨事施措失宜而民受

其病矣府君奉行石先生之言以垂訓者如此嗚呼後之人其敬誦之是年從錢塘汪小米舍人遠孫假義門弟小山所校兩漢書過錄先校後漢書六月校畢又從汪舍人假所藏明人手鈔東漢會要完善之本校南城胡森刊本兼以范書訂正闕訛七八兩月畢事九月始校前漢書

十四年甲午四十四歲

是年博考明以來禾郡人官海昌學博者遺事遺文爲海昌學職禾人考以示景仰先哲之意謹錄序文於左嘗考海昌及吾禾舊志宋乾道間嘉興婁機彥發任鹽官尉通達敏練七攝鄰邑俱以治績聞

紹興時魯筵爲臨官宰請粟振饑全活甚衆又爲叢
冢以收瘞死之骸崇德張琥子嚴爲鹽官宰則以爲寬
平簡易著聲嘉定時皆吾禾先哲也考其美政足爲
閭里之榮矣文學之職至明始有開一然如趙秋曹之
正典禮李龍南之請折漕第介終老一官其所施設
亦可不恨安見一命之士於事無濟乎大儒林冠冕
稱職爲難若勞先生之箸述不倦費先生之砥行立
名亦後事之師也泰吉之涉學固陋强顏人師瞻望先
民無能爲役時或嘯歌一室外物胥忘養性讀書悠
然有會後先趨尚儼有同焉噫自乾隆四十一年築
修志乘以來幾六十年耳而任斯職者求之士大夫
之口與吏胥之所記憶已參錯不能具而前此數百
年諸君子之見於志籍班班如是信乎託於文字者
之無窮也然豈獨文字之故哉泰吉有懼於此僃錄
鄉先哲事文以自策其類情云 學使新城陳石士侍郎見而歎府君
用意之厚搜采之勤欲求海昌祝人齋先生遺箸府
君爲助搜輯人齋有張北湖傳略侍郎讀而心慕府

君因據北湖年譜譔事狀北湖人齋服膺楊園之學
皆得之於范蜀山侍郎與府君欲合刻蜀山北湖人
齋三先生遺箸未成府君時以爲憾　族姪味根明
府　聚仁藏諸草廬宮贊錄義門校後漢續志府君於
是夏假錄一周并錄小山校漢書畢有記兩漢書校
本　子校兩漢書初從李金瀾廣文遇孫假其大父敬
堂先生手錄義門何氏評校本自己丑十一月至
辛卯十月畢壬辰正月從兄子承志假乾隆四年
武英殿刊本前漢書謹校一過蕭氏育義宋氏三劉
氏之刊誤館閣諸公考證悉錄備端至閏九月而畢
欲續校後書未能也癸巳春日於武林汪小米遠孫
處而得義門弟小山氏所校兩書乃先校後書自春涉
秋而畢繼校前書自是年九月至今年甲午六月而
畢夏秋之交從味根從孫聚仁所又得諸草廬先生
所錄義門校續志三十卷李先生錄本未備者得補

錄焉暇日參以吳氏兩漢刊誤補遺惠氏後漢書補注嘉定錢氏之考異高郵王氏之雜志則於甫里所謂精實正定可傳或庶幾焉爾何氏皆以汲古閣本爲主余故亦用汲古本校既刻竟凡條件何氏所據之本見前輩校書不以再三爲限且冀爲兩漢之學者廣求善本考其異同焉

十五年乙未四十五歲

前歲校曹楝亭所刻隸續至是年正月畢一過府君舊藏鈔本西漢會要暇日以聚珍本校讀自庚寅六月始至是年閏六月凡閱五年始畢　夏長兄銘恕後頁名炳森補嘉興縣學庠生先是府君請於沈太恭人必爲學源先生立後甲申不孝生即命爲先生後至是府君寓書衍石先生曰以次子爲兄後義未安也今

銘恕幸列學宮弟子可以爲四水子嗣子矣衍石先生深韙府君言遂定議焉秋長兄娶婦蒯氏廣西泗州府同知吳江蒯鐵厓公諱嘉珍孫女道光辛巳舉人廣西蒼梧縣知縣婁生公諱光煥次女

十六年丙申四十六歲

府君官海昌數年遇計典大府將以府君名上府君力辭之每諭不孝等曰我祖父俱久任知縣實政在民我固深知縣令之難爲也顧大府兼知府君能遇地方事有關民生利弊者必屬州刺史與府君商榷是年將開濬備塘河杭嘉湖道金文波先生洙首以相屬府君勤恤民隱采訪輿論維時刺史李曉村先

生甫下車府君以民所不便者痛切言之刺史意未合府君持論斷斷不稍撓乃作書詳析辯論而辭開河事不預聞既而刺史熟思府君言重索前書觀之乃大歎服遂與府君聯文字交後刺史居父母憂請府君爲表墓之文時不孝年尚稚猶憶刺史具衣冠再拜執禮甚恭其推服府君蓋出於至誠云致刺史書謹錄於左亦以見府君抱用世才而深自退藏尤爲人所難能也

泰吉竊祿於此九年矣謹守先人之訓不敢妄言動以自取戾職處閒冷不當有所建白未嘗以事干大府也客冬觀察金公假之顏色以事下問謹據所聞以對亦未嘗求知於觀察也觀察察騐其誠遂以公舉董事開濬備塘河見屬自揣庸下不克勝任訪於士人議列條款大指疏

通河道以洩海塘漫溢之水因仍地勢以免閭閻擾之弊蓋保民必先安民安民必使樂業也及執事下車首以此事相詢亦既不鄙其言許參末議矣今聞大府俯念民依欲取土塡補塘足水坑使金堤鞏固永無漂蕩之患甚盛意也嘉松諸郡生靈皆在大府懷保中豈獨海昌一州之民歌頌而已哉又豈得以一隅之民小有窒礙而安議石畫哉然伏處下風竊聞輿論有不得不爲執事告者側聞下尺一之符稽魚鱗之冊鏟廣河身盡反侵地夫沿河居民因河道塡闢貧愛小利樹藝其地幾同世業今將固其隄防俾安百室而執姑息之愛勤以勿擾爲言此迂闊之論誠不足與圖實政然頻年歉收民處重困之後婦子織悉之利私之日久得之無有稍宜紓緩者乎古人謂覽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福者此瀕是也然此猶得曰侵占官地律有明禁貸其既往之咎與謀違大之計民亦俛首無辭耳若濬河之土不足塡坑將別買民田以爲補益則其事有未易一二言者往者取沿堤之土興延柴掃此數世之利也而下流竊議何可盡問茲事重大非部儲所敢言今執事議以浮而膏脈瀝之業戶而取其下將壞此執事重農意也

然稻田之土本欲推陳出新縱畱而土無補於民而近塘之土半屬桑田辛苦樹藝十年乃成且晚護視無異金玉欲取其壤不能不拔起桑本拔而後栽勢必不活是執事雖有愛民之心民未必貧蒙其利執事又謂取土限以尺寸不許過深使其地仍可耕種用意良美矣但恐從事畚掘者未必人人能實體愛民之心儻所取過限小民豈致力爭況按畝而計取土既屬有限給價不能過制糧賦不能獨除是民坐失數年之利而有數年之累也若此事既行執事雖憐而撫之已無及矣此泰吉所以急欲爲斯民乞憐也夫大工既不容已備塘河之土又不足填補水坑然則將奈之何部意不若於備塘河旁近相度淤之河道有宜疏濬者籌畫施功即離塘稍遠以買土塞價爲逕土之資彼此相準雖所費較增而小民獲水旱之備沃壤無曠廢之患農業不失大工速成亦兩得之道也執事儻不以爲迂言祈與在事諸公熟籌之昨於廣坐之中累陳端緒訥於口辦不能盡言用敢以筆代舌煩瀆清聽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管窺之見不知有當芻蕘否伏惟恕其狂愚一畱覽焉

秋從海甯徐晴江廣文開

業假所錄歸震川評史記錄於汲古閣本自樊鄺滕灌列傳後病中畏冷不能伏案命長兄續錄焉并錄震川例意評點於卷首是年繪冷齋勘書圖海昌陳君宗敬寫景張君元寫照畢肖厥後庚子年湖州費君丹旭寫深廬品研圖甲寅年吳江陸君湖寫照秀水張君熊寫景與沈蓮溪丈合寫南鄣聯吟圖最後丁巳年嘉興黃君畬寫圖府君自題四字曰對松逢鹿各圖設色補景俱勝於前而寫真逼肖莫如張君元之筆迄今不孝追摹遺象猶賴勘書圖彷彿萬一兵燹之餘此幀幸得收藏弗失府君靈爽實式憑之

矣圖中題詠數百家今有稿者僅十之三四府君自

作勘書圖記謹錄於左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讐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既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歲丁亥泰吉始爲海甯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既以病廢謝絕科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葉爲靜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李君既司訓括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恐不可得乃寫

冷齋勘書圖而以所校諸書跋語錄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歲月不至惰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為院長校官久任校讐之職如劉中壘顏祕監其人者并力於一及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祇供餽贐之用也或日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從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居諸不亦惜哉　是年宜興吳仲倫先生德旋

斯言也余深愧之

來訪留學舍三日縱論文事府君樂甚別後寓書論文尤紓獨見又聞仲倫先生言馮柳東先生登府將辭甯波校官再爲縣令府君馳書力尼之言極深切兩書於府君爲學宗旨及出處大旨略存梗概謹並錄於左

與宜興吳仲倫論文書　束髮即耳盛名嗣於莊芝階翁處讀尊著益深向往前年得見

先生已爲平生之幸先生許以便道見訪更歷兩載必踐斯言乃知先生出語矜重則文字之不苟益可想見泰吉小時讀先世遺集受教於從兄術石因而推之當世之作者畧窺詩文門徑大抵見地之淺深各隨其學問所到不可勉强而其尤要者眞僞之辨也自古作者必有性情獨到之處資其性情所獨到而養之以至正不至於偏且雜其氣和以平其體醞而雅而充之以經史之義藴其言爲天下之至言其文爲一家之眞文在上而操備畢足以紀朔廷之實政而不評伏處一鄉則一鄉之嘉言善行及其足跡所至耳目所及亦必辨別人材之高下義理之經權審愼而書之雖傳之十百世而其言之信否知言者必能辨之此古人所以甚有所戒懼而不敢輕肆其言也若夫筆勢之起滅變化敘事之錯綜離合固文章之能事而其本猶不在是世傳先生得桐城正脈所爲文甚似惜抱泰吉謂先生妙處正在不似惜抱蓋論其大同則文章之理脈萬變不殊惜抱不能不同乎海峯海峯不能不同乎望溪望溪又豈能變滅唐宋以來諸大家之規矩而自爲一規矩哉若其精神獨至處雖父子兄弟不容相假老泉之廉悍東坡

之明遠子由之沈靜各根乎性情不可强也惜抱豈
能苟同乎海峯海峯豈能苟同乎望溪先生又豈肯
摹擬惜抱之形似以苟同乎惜抱哉泰吉得侍三日
微竊先生性情之真旬日來細讀大集及閩見録益
知先生用心之所在將與古道德者爲徒能使一時
之賢人逸士與夫孝弟節烈之至行下及一技一能
之微皆賴先生以傳而僞雜之念矜肆之氣自其少
時驅除殆盡惜乎臯文先生早世不得與先生久逐
乎壇坫而商訂其異同也然先生與茗柯必並傳於
後無疑茗柯以深堅勝先生以蕭疎勝要之用心之
平正真實而和謁之氣充溢於紙墨閒是則先生一
家之真文也泰吉何足以言文學淺而體弱其無成
也必矣然性情不敢不養也真僞不敢不辨也平生
微尚如是而已嘗與友人縱談謂偶有所作惟冀傳
示家之子弟爾無使他日腹誹而竊讓某翁所言
與所行殊不相似則亦幸矣假使子弟不信其言又
安論外人耶泰吉所自擲者如此惟先生教正之附
呈與柳東書一通乞賜刪削柳東已畢辭薦舉不藉
部人之言泰吉偕柳東以舒寫其性情亦頁友之助
也台從何日南來得再侍談幸甚幸甚潘梧君手啟

並呈暇望披答暑候請維以道自衞不勝仰企丙申五月二十六日泰吉頓首

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

逾年不奉書深以爲念昨宜興吳仲倫丈自四明歸迂道見訪談三日詩古文及書法皆卓然獨到不愧老宿惟詩境過高未能卽從吳丈謂柳東言亦如此且盛稱柳東近著古文得桐城正脈爲之不已必傳於後此柳東數年來鱣堂寂寞中獨造之詣然則天之位置柳東而成就之者爲不薄矣假使柳東不辭將樂令今躋由縣令而郡佐而郡守而監司卽超擢而開府榮則榮矣其自得之樂恐不若石經閣詩古文之確然可傳爲身名倶泰也昔王宋賢先生亦嘗爲將樂令數月罷歸境甚困爲書院長終其身集中支字及諸所撰著則自罷官後而大成今遂以祇平居士況柳東比柳之志則遂矣然而鄉先輩前事之師可念也比聞柳東膺大府之薦將舍校官而再爲縣令柳東果樂於縣令乎不當去將樂而遄歸矣柳東果不樂於縣令何聞大府之薦而不辭也與柳東同舉進士登館選者今爲開府監司踵相接柳東宜不能無動於中然命也非人之所能爲假使柳東不辭縣令遂能偕數公者比肩疊迹而致通顯

乎此固不足爲柳東重而爲柳東計則有甚不宜於
縣令者敢陳其愚願一祭尉牧民之官當耐繁雜乃
有實政及民吾曹與卷軸同卧起家人呈日用簿纔
十百字猶懶不寓目一旦爲縣令文書堆案能如歐
陽子之徧閭吏陵舊牘乎其不宜一理財用人當官
之急務不善爲之則飽豪僕之棄貽子孫之褒柳東
度理素精當不至此然未敢爲柳東決其必不至此
也其不宜二柳東爲古文求直接震川則震川者柳
東之師也震川爲長興令爲忌者所中卒不得顯仕
蓋不同乎流俗必爲流俗所駭怪柳東能與流俗之
爲縣令者参錯其間無所齟齬否不能無所齟齬而
欲其折服柳東之學之才而惟柳東所爲能乎否況
大府而愛重文學士未易數數齦郎愛重矣因文學
而不責以吏治斷有所不能柳東自揣吏治果勝於
文學乎否乎其不宜三柳東有老親校官雖未足榮
其親然絜自之養甘於五縣膺薦而禱縣令當在數
年後又不能在任候選未得一官之遷先失三釜之
祿非計也他日就銓歸例得告近欲如甬東之能安
輿就養朝夕承歡亦未可必吾恐柳東望雲之思太
孺人倚閭之嘆自此始矣其不宜四凡此數者柳東

宜自知之而決然贊薦而不辭其義當別有在然竊念柳東道義之友總角之交若張邁舟堯民兄弟李次白史竹南居梅西周桐北諸君子無一存者新得文字之好如吳丈者亦知柳東不宜再爲一縣令而以交淺言深爲戒未嘗爲柳東言其他或不能無利於柳東爲縣令而不欲言其淺者又未暇爲柳東深謀而不能言泰吉齒雖少於柳東託一交柳東幾三十年學問不逮柳東遠甚世事則粗識一二且先祖父皆久任縣令家庭傳述極知縣令之難爲若之不爲柳東言恐無人爲柳東言者敢布腹心望深思之倘大府之薦必不可辭縣令之職決所樂就亦望柳東深思之苟泰吉所謂不宜者皆深思之而得其宜則柳東之由縣令而超擢而開府必無不宜矣幸甚幸甚吳丈言柳東十八日自四明開棹日內當在武林泰吉無事至武林柳東能一來敝齋作數日談出處之計當更決矣專此布意不宜丙申四月二十八日泰吉頓首

是年孫女生

炳森出 字同里光祿寺典簿沈諱楷子庠生祖伊

十七年丁酉四十七歲

秀水金岱峯先生府君執友也官臨安教諭約府君往遊者屢矣是年假所藏明天啟年羅郎刻羅鄂州小集校程哲刊本又假錄所藏查他山何義門評陶詩於拜經樓刻本八月既望訪岱峯先生於臨安學舍時新築應奎樓成樓面泮湖荷花初謝菱角登盤岱峯先生善倚聲微吟緩諷府君掩卷靜聽時或就案繙閱所校書評隲同異樽酒論文俯仰千古府君嘗諭不孝謂此樂雖百城不易也流連十日而歸九月從 文瀾閣鈔西漢年紀手自校字兩月而畢冬從沈小湖侍郎假鈔鄉先哲沈果菴明經南宋文鑑

目又從侍郎假盛匏庵高士竹林唱和詩四卷瓣香庵唱和詩四卷校寫舊時所錄廉江府君遺詩又得張氏慶燾所刻瓣香詩匯沈氏鴻所輯瓣香詩鈔中有借廉江府君吟詠之作亦傳錄焉府君於先世遺墨雖零篇斷簡寶若琳瑯時衎石先生方輯廬江錢氏詩匯每有所得亟寄大梁嘗致書衎石先生云幸承先世餘緒得稍通文墨則祖宗嘉言懿行待傳於後者必當努力搜輯以垂示子孫否則名滿天下亦屬何補府君之日誦清芬孳孳不倦蓋如此　府君每謂三禮之文喪禮最爲詳細蓋古人於愼終之禮

一字不苟也海昌人文薈萃而近數十年來講經之學稍衰故家士族遇喪服疑似未敢肊定必就質府君府君詳考古義證以通例必期合禮經而順人情是年張氏以承重議聚訟不決府君爲作適孫攝重議示之一時學者歎爲通儒之言翕然稱善謹錄於左

署桐鄉縣教諭海昌張君承祖之母顧孺人卒既殯而張君卒張君之弟承烈爲叔父後不得攝喪主將使教諭君君長子濤爲祖母持重而稱承重孫則疑於父爲適適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之文規纔適踰持種 條以諭於泰吉泰泰吉日教諭君之弟若不爲人後則爲母服三年之喪而爲兄攝喪主濤也不忍變於父在爲父喪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諭君之弟既爲人後矣若濤也不忍變於父在則顧孺人終喪三年之禮誰爲之主而誰爲之服哉濤也今雖在千里之外其聞喪而奔歸也以一身兼主二喪夫何

疑杜氏通典所載有祖喪而父亡服議已言兼主二喪矣卷九若承重孫之稱萬氏充宗嘗議之謂禮經惟言傳重無言承重者儀禮於孫主祀喪止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喪服於爲人後者日受重後人制禮定爲承重之孫蓋以上有所傳則下有所承以別於爲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泰吉謂禮繼人情而生禮旣世變而殊則辭亦因時適宜可矣宗祧久廢寺有承重孫之名亦告朔餘羊之意也而若濤也於狀刺之文則宜稍異其辭以別於父亡而後喪其祖母者也嘗聞通儒沈冠雲論之矣曰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於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不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覲[illegible]今教論君之喪則顧孺人已殯矣與冠雲所言未殯者雖稍殊而濤也在于里之外尚不得聞其祖母之喪而教論君又死孝矣其奔喪也豈忍變於父在而儼然承重然又不可同於父在而爲諸孫之文則其狀刺之稱宜曰攝重孤孫蓋冠雲嘗曰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也且合於萬氏所述喪祭祝辭曰哀孫之文其可也

泰吉非習於禮者又未嫻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議伏讀欽定儀禮義疏於喪服中錄鄭康成答趙商問父在為祖三年之文御纂云以此推之於大夫士凡祖父之喪父有廢疾不能受重則適孫受重而服斬禮亦同之聖制煌煌天下萬世所共式也父有廢疾尚宜受重況父已沒乎禱也縱不忍變於父在而同於父有廢疾之禮誰曰不宜苟不忍變於父在則終服受重三年之服而攝重之稱不變也亦誰曰不宜道光十七年六月

十八年戊戌四十八歲

夏初蔣生沐廣文光煦贈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乃假蔣君所藏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吳氏拜經樓本校一過學使桐城姚伯昂先生元之見而愛之府君即舉以贈夏秋之交從吳氏拜經樓假所藏宋槧

殘本漢書十四卷錄考異一冊七月校畢八月錄吳兔牀先生所校佩觿字鑑有跋　是年遇金匱錢梅溪先生於杭州先生爲武肅王二十九世孫序輩行呼府君爲族叔是時年八十餘矣出所著寫經樓金石目屬府君校閱府君夙嗜金石文字考覈精確不失累黍梅谿先生自謂用力幾七十年猶愧弗如也

是年孫女生炳森出嫁同里候選訓導胡諱京昌子兆禧

十九年己亥四十九歲

府君於上年撰曝書雜記二卷海昌管芷湘茂才跋尾云以史漢之類例爲晁陳之品評分之則百餘條

合之則自首至尾脈絡灌輸爲自來說部之創格而
著錄之變體也其中敘述家訓感念故人尤見至情
至性不獨妙義微言啟迪來學也芷湘好聚書從府
君游最久能深知府君者故言之親切如此是年蘇
生沐廣文刊入別下齋叢書中嗣是海內藏書家轉
相購求傳錄頗廣靖安舒厚菴先生荼受爲吾浙循
吏與府君未識面聞李曉村刺史稱道府君行誼即
思訂交及見曝書雜記心益嚮往壬寅以甯波守城
事被吏議居講室取曝書雜記校讀一周癸卯冬以
手評本致書府君謂秋錄屆期恐將訣別屬府君訂

正評語將寄示家之子弟且以身後之文爲託語悽

愴不忍聞府君報書謂平生未相見即相知者當首

數先生設不幸竟不相見後死之責所不敢辭論者

謂厚菴先生獄中觀書胸中鎮定雖古人如夏侯勝

繫獄授書講論不輟不是過也而府君至性感人之

深於此益見云　秋從錢塘邵位西先生懿辰假明

刻尚書蔡氏傳屬友人鈔鄒氏季友音釋手校誤字

是年不孝應溥入縣庠

二十年庚子五十歲

是年始以　殿本史記校評林本又假　文瀾閣本

校正義知閣本亦從震澤王氏本鈔錄未見單行正義本也夏初作放蝶詩命長兄暨 不孝 同作一時和者數百家府君詩謹錄於左亦海昌學舍中佳話也

學舍鄰並小女子得綠蝶一大踰常蝶後翅若燕尾籠之經宿一蝶翔舞繞籠若求其偶者乃並獲焉余聞而異之取放庭樹間少選偕去噫物類相感其殆深於情耶記之五言二百字時道光庚子初夏 鳳子何翩翩紺縷剪蔥蒨有若曳綠衣而以雲錦綠雙眉染新蛾兩翦拂乳燕庭榭小徘徊料是孤飛倦胡爲首若間尋香漫留戀作辭連理枝遠上合歡扇野雄誰爲媒游蜂莫輕盼猗彼故園侶不隔平生面飛飛獨相尋相依若相唁因知仙靈使芳心貞百鍊飄零褪粉衣晨夕共輾轉吾聞維摩詰眾生與方便悃非古押衙異術敢驚衒嗣籠放使歸神光繞庭院初如餅師妻淚頰罷歡宴須臾忽逝跡捷去若紅線雙雙宿花房深深度芳甸奇麗勿自矜文采任隱見生涯謝春風不以輕薄賤我將志蟲天爲爾作佳傳

冬十月府君五十生朝從父衎石先生自大梁寄邵康節先生小像錄康節清風長吟詩於上方跋語云予得康節小像於中州攷先生生於大中祥符四年辛亥吾弟警石初度亦辛亥因別摹一本并書此詩寄弟海昌學舍讀憑依全藉德一語知鳶飛魚躍之趣固不徒爲高尚閒適已也讀此知府君與衎石先生交相敦勉至老不倦云從兄子萬孝廉 寶惠 撰序爲壽於府君生平行事存心言之甚悉謹附錄於左

道光庚子中夏寶惠偕弟尊讓巹醑將自汲之京師大人謂曰汝叔父今年五十壽小子能以文字奉叔父一笑乎寶惠跽受命既行日與弟遠家世昔聞陳說風尚以勸以規怡怡然樂也次保陽旅壁有文端

公書壽字一幀尊讓奉以行日是可以壽吾叔父乎
邕醑乃言日叔父豐於德遂於學矜式于宗族鄉黨
行成名立矣竊意叔父年鼎盛設大用於世被澤之
厚當何如而乃久爲學官以高侑則可矣謂天道何
寶惠日唯否幼嘗聞吾師子壽述檢討公言也公一
日枚數郡望某公某公顯於世然其族某某潛德弗
耀實啟其緒而引延其子孫不有是郎其家有顯者
亦增修前之澤而首右之久後之繩承長世與否不
可知譬諸草木其久而華勿替焉者其必甦殖沃溉
於不及知者也寶惠書諸紳嘗竊以爲善言天道云
我錢世德璉者莫得聞明以來一盛於正德嘉靖開
帷贈刑部公封給誄公愴大以迪後愛敬以立教而
左右之者有菊莊西汀諸先生泉中衰魯南公西秉
公則纘承前志闔揚德美以傳而先後其事者有撥
畬幼卿諸先生及乎再盛西安公以旋期之壽光昭
佈啟之不倦至厭江公益昌大之乃歷百數十年六
七世以迄於今未艾也而同時耆碩又有倆莊紫雲
晚香次公許先生夫盛與衰相爐也天心厚愛其祖
宗因以仁其後於盛衰之際必篤生賢者豐以德遂
以學而寄以承先啟後之責而賢者勸契夫天所以

篤昇之之意以祖宗之心為心寶舊聞守前訓稱先述德敬宗教族俾子弟有志者得矜式相與舊興於德於學而後其心慰且安是其肩荷者重其蘊涵者廣其施被者亦遠矣自宗法廢而族之人所繇維繫而觀感者必在乎是蓋天道然矣吾叔父孝悌根乎性事奉政公十五年事沈太宜人二十五年惟順惟格為伯父四水子立後嫁諸姑撫孤甥如子叔母胡孺人同心以輔凡施於家者糜不厚事伯祖母金太恭人如母友于諸父疾痛苛癢如在己吾父嘗曰君弟之敬愛吾也求諸史冊亦不多有自資惠有知以來見叔父與吾父書月一再至讀書有得必詢以諷也請所從事構意以求也獲上世遺籍一言一行必以告也迺至交友親疏家事纖悉恆臚舉以就教也頃又錄吾父寓書言學行為一編日惟兒教多銘坐右以自考也吾父官京師貲甚則節學官俸以濟後數年葆餘叔父亦官戶部金太恭人笑謂曰若好為之毋憂貧若兒行節學官俸助若矣在鹽官教學者塵學實踐掇科名相繼而觀善者尤眾早棄輒業為古文辭積數百篇時紬草以來吾父曰吾之文也質也不足為榮觀不意同調乃有吾弟幸已少治毛詩

戴記註疏近歲校班馬史尤精審收藏多善本暇日講授子方子密勵以學作曝書雜記二百餘事而尤專力讀先世書吾父考廬江藝文百數十種撰其目二卷中有未見者叔父頻歲勤求往往得之爲伯祖中丞公撰刻宗譜又自輯清芬錄又欲會最歷世述德之文而論譔之蓋吾宗文字四百年集大成於今日繫叔父之力爲多夫人以祖宗之心爲心伯叔弟其支體之分也舊德懿行其性情之蘊也文章簡冊其聲音笑貌之存也日親炙乎聲音笑貌以追本其性情以全安其支體而心之德以全叔父之用心若是天之篤畀焉以保艾吾錢再盛之業使緜緜延延垂久遠惟叔父實承之是其踵大耋儲蕃蘊固當蓋天道然矣即用世之大且實何以易此匏醑日兄言之善謹書以呈大人將寓諸海昌偕叔父一尊焉其可是月之望從子寳惠百拜謹譔於保陽旅次

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一歲

數年來府君送試至杭常與金岱峯先生同寓是年

長興朱立齋廣文假得明震澤王氏刻本史記府君求之有年矣夏日校集解序於螺子峯法華寺寓樓并錄王氏延喆刻書跋金先生讀樊榭詩府君校史記靜對湖山大饒清興六月又從汪氏振綺堂假明莆田柯氏本史記錄小米舍人及吳子撰明經春照所校各條并手訂疑誤仍寫於評林本且以王氏本參校冬十一月大雪盈丈寒甚時海口戒嚴海昌城多圮壞府君先於夏秋之交創議集貲修城屬唐太學元董其役繕完補闕事無不舉府君佐州刺史宛平許伯壎先生發和防禦之暇校史不輟十二月十

一日校河渠書畢欲向汪氏假柯本世家列傳杭城多遷徙者不能得乃摹掌城闕古甎與長兄暨不孝各賦長篇并跋所藏唐人墓誌十種爲消寒之課孫發榮生炳森出

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

正月至四月海氛不靖時聞鳳鶴府君宅心鎮定以臨帖遣日并編定明許同生太守遺稿有雜識府君初至海昌卽勤求一州文獻編次先哲遺文若祝虛齋許雲村查近川張待軒談孺木朱近修盧日堂周耕厓諸先生集皆詳校傳錄相助訪求編輯者管芷

湘暨葛洋南繼常潘梧君謫人三茂才也長洲陳碩甫先生奐專精西漢之學成毛詩疏三十卷已亥之秋始與府君訂交於西湖汪氏寓樓借訪績溪胡竹村戶曹培翬胡先生遂於儀禮病賈疏之漏略重爲義疏出示府君相與商榷旋卽別去碩甫先生與府君書問不絕是歲五月重遊湖上假館汪氏始檢得柯本史記世家列傳以寄府君六月以後日校數葉至十月而畢冬爲許伯壎刺史撰定梯學堂紀事紀兩年來海防始末也是歲爲不孝娶婦許氏海甯乾隆己酉舉人江蘇沛縣知縣許順菴公諱嘉猷孫女附貢生候選縣丞遡敬堂公諱元欽女

二十三年癸卯五十三歲

是年編定大興府君沈太恭人學源先生詩文雜著爲頤和室合稿四卷手校授梓衡州常文烈公大湝時官鹽運使手書序文以贈孫保榮生炳森出

二十四年甲辰五十四歲

秋長兄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府君聞信諭兄曰吾自戊辰後每赴省闈沈太恭人食貧茹苦節縮餐錢爲具舟楫榜發被黜必慰勉之曰爾學未至也毋躁使從老蒼宿儒知名之士遊以擴充其學養今爾倖獲鄉舉而予不聞慈訓忽忽二十有九年矣言之嗚咽

不成聲不孝從勇敬聽亦感泣府君之不忘先訓適

時而悲有如此　是年勸修學宮八月蕆事有海昌

重修學宮存信錄跋謹錄於左

漢人於造作紀功之碑率錢而爲之者必書出錢人姓名及錢數於碑陰孔廟則若韓勑造禮器碑題名百有餘人是也後世存信錄實昉於此其自出奉錢若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及饗廟後碑則無出錢人姓名然曰以城池道濡麥還所斂民錢財則始未嘗不借力於眾人也借力於眾人既相屬而趨爲之而或工役之不勤出內之不慎鈎稽之不當其何以孚眾志而爲遑彈之思蕆丁亥秦吉初至海昌當陽湖俾侯修學落成之時迄今十有八年風雪摧壓不修且壞乃與學正金華董君長庚謁諸刺史宛平許侯發和出錢爲倡與工於二十三年之秋唐太學元董其役陰陽家言方有宜忌且眾力難集未克畢工是歲之冬平越楊侯裕深來權州事乃率作興修新建陶棣生宗輝涪州周鷺汀廷振閩南羅勛庭汝修三巖尹雲南李琳圖州判仙根鋼山彭聿修

吏目念祖偕諸紳士勸募有成乃鳩工於明年二月至八月而訖總其出內者泰吉及曹文學錦堂也都料工匠則蔣太學晉俞廣文漢陳少尹治而董君暨部文學蕙時省視之以克完固乃會計出入之數授之梓凡出錢者人藏一編後有興作可按籍稽也將以餘資續修志乘僉議謂然膺考韓勅禮陰孔建壽既出錢千碑左側又書孔建壽二百蕃助錢造器與修廟爲二事也海昌士君子有樂爲孔建壽者當續錄焉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十有二月既望

二十五年乙巳五十五歲

是歲以修學餘資延應笠湖明經時良鍾署香繼芸管芷湘庭芬曹杏庭錦堂潘稻孫詒穀諸茂才及府君姊子程淡如蒔孫集孝子祠分修州志府君總其成傳錄嘉靖蔡志趙氏甯志備考談氏外志范氏驤

海寧志稿周氏春海昌勝覽周氏廣業寧志餘聞并屬管芷湘以金志校職志府君排日披閱有海昌修志開館條約謹錄於左

州志自乾隆四十一年纂輯以來七十餘年矣海昌名人輩出經濟文章卓然可傳於後者固不乏人而嘉言懿行述於耆老之口與文人之所論譔者若不就所聞見詮次排比後有作者何所考稽泰吉用敢志其固陋與諸君子共事纂集謹述條約以待折衷

一舊籍宜博搜也劉知幾謂即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彈見洽聞今論次一州之書七十餘年之事似無庸旁搜遠紹徒事糾紛然不明乎七十餘年以前之故實則前志之詳略未明得失未審何能率爾操觚則舊志固宜熟觀鄉先哲之譔箸亦宜博考拜經樓吳氏所藏其總匯矣他若梓南葛君繼常芷湘管君庭芬之所鈔輯以及知好之所藏弆故家之所留貽斷簡殘編皆爲至寶急宜購借分手鈔傳衆腋成裘衆材構廈庶能取信一時以貽後禩但一瓻之借每苦不遑宜立冊籍以

爲符信　一鈔撮宜詳備也溫公脩通鑑先成長編
殘稿在洛陽者尚存兩屋蓋積成數尺裁爲一卷也
一州之志固無取繁然詩文譔著及金石文字有
關故實者宜備錄全文以類編次所積日多既足爲
諸傳之取資別成一集亦可備海昌之文獻泰吉嘗
欲纂集先哲遺文卽此意也祝參政耆京兆許淮陽
談孺木張待軒周耕厓諸先生遺文已曾鈔輯所愧
見聞未廣精力未專尚難賅備潘君藹人亦嘗同志
如許黃門雲村集近修朱氏爲可堂集之有關鄉邦
故實者詳鈔成冊今潘君已矣泰吉校勘之三史猶未
畢工不能專力斯事尚望諸君子相助成之　一采
訪宜徵實也黃梨洲先生言近見修志有子孫見其
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後止夫
表彰先德因有同心然無美而誣適招物議方今采
訪之始諸君子宜共矢此心雖至親密戚無取阿私
庶廣之喻於同人勿取譏於有識前明教諭平湖趙無
聲先生銳意修志無所假借曾中書諸君幾欲輟筆先
生慨然曰志可不修書不可不讀綜前後所輯彙爲
一編曰甯志備考後之摻采邑乘者資爲故實焉泰
吉愧無學識敢希前賢所冀共事諸君子諒此鄙懷

督堅素志宜防疏漏切勿濫收 一日力宜愛惜也
欲成佳箸固難刻期幸賴平越楊侯勸修廟學得有
餘資若草率從事有愧於心然不惜分陰淹滯歲月
則繼君無資汗青何日今開館伊始采訪未集先就
應二梅孝廉補輯張退菴先生桑梓錄中未入州志
者及兩浙輶軒錄杭郡詩輯續輯中海昌詩人小傳
按次鈔錄并將學宮碑刻彙錄一編以便尋討資牘
無多冷齋共事所望在館諸君子共甘淡泊共惜居
諸各鎮采訪諸君子不憚辛勤不徇情好早日告成
各列姓氏其疑則辱其信則樂泰吉力小任重敢事
偷安擬立日課簿與諸君子共考焉 右四條就管
見所及以質大雅若續志體例或遵前書或宜變易
則俟采訪既集後就正有道 相
與裁成未學庸虛未能遽擬 修志之暇仍校中統
本史記十月二日始校世家畢 許季覺氏 楹府君
從高祖紫雲先生 汝霖 之弟子也所著罔極錄論喪
葬之事是年借本傳錄又從蔣氏錄范蜀山灰隔葬

法將合刻焉　夏日與仁和勞季言格遇於吳山書肆季言嘗見惠半農學士松厓徵君所校漢書曾仿後漢書補註摘錄成卷逾月令其從子桃叔頫攜借府君錄副本藏之孫女生不孝應溥出嫁海甯江蘇候補從九品陳諱宗灝子朋濬

二十六年丙午五十六歲

是年偕同人采訪志事時棹小舟訪深鄉風士之殊異人文之薈萃水道之通淤橋梁之廢置纖悉臚舉成采訪日記四卷識者謂文體匹水經註云而於節孝之家搜訪尤勤必慎必確人物列傳則虛心商酌

屬稿寄大樂請正於衎石先生屢易而後定八月始
開雕并助東防同知武陵王石喬先生（德覽）輯續海
塘新志先爲付梓孫（志澄）生（炳森）出
二十七年丁未五十七歲
六月刻海昌備志五十二卷附錄二卷成州舊有志
府君創意續輯以修學官餘資爲經費不賦士民不
告上官事必核實語必詳盡不欲附於官書故不曰
續曰補而曰備志也有海昌備志發凡謹錄於左以宋
前志乘多稱圖經志地理者必詳輿圖也乾隆十七
年海昌都庄（當作莊圖己久從俗）仍圖說凡三百五十七圖擬
校梓未果今繪城內圖城外圖州治圖學官圖安瀾
書院圖於卷首以建置異於前時取備考核也沿

革疆界都庄舊志已許兹錄周氏餘聞及乾隆十七
年都庄圖說以相佐證　四境之山無可增補水利
橋粱已見都庄卷中就所目驗志之采訪日記　戶
口田賦等當據篆牘羅鄂州作新安志趙侯不脩約
教諸曹遇谷輒報此類是也今州中故籍縣難檢尋
雖賢侯繼踵席不暇援欲訪末由成化杭州府志目
錄後跋語云欲移書公府檢核舊牘求諸故實以見
一時不能也當時倩事今實同之且凹有舊牘而事
非素習筆無從不能不晷閱者諒之　任郵之事
詳采訪記　海塘大工王石喬先生已刻新志毋
事删節亦從畧　防海之事知州許侯發和有梯
學堂記附刻備志之後　遺祠廟舊志已詳寺
觀興廢釋老之家自能數兹就采訪所及有關
掌故者之日記　州治公署七十年來無大建置
斆緞鄰學則長子孫於典岡已耳熟能詳也學
官碑碣所見者一一發此後之君子病其繁蕪
不敢辭訂則繆顧執錄　碑碣刻遺文語
詳卷中職糾舊則半取資於周耕座之餘圍周
松譎之覽補吉與大搜討逾年亦有兩家所末
及者乾隆四十一年以後則問諸老史姓氏不全且

多失次久之乃屬仁和樊小関孝廉元求之布政司冊籍始能全備然舊時城守及長安巡鹽千總漕運千總舊志所有今仍缺如西海防同知及鹽平等職皆不驛海昌以前志已列之協、選舉人物補舊與職官同宋元志人物不分子目爲多據事直書人品自見强爲區別論定實難海昌舊志分名臣循吏儒林文苑等目自愧非才不敢沿襲朱施氏宿會稽志第十四卷首列前朝公卿大夫不標子目即史家之大傳也次日經學日文章日節義日孝行日隱逸日貞婦烈女即史家儒林文苑等傳也而第十五卷宋之宰輔侍從別爲門目次以神仙高僧伎術張氏淏續志謂其紀載人物官至宰輔侍從則書故行義如趙萬吳孜才學如齊唐華鎮洽如姚宏之姚寬或以不仕或以官不達故畧之則前人已嘗議之矣高氏似孫剡錄以先賢傳標目而分入士孝行列女仙道高僧五子目似亦未安今仿范石湖吳郡志例不標名目一族之人以次萃聚列女則別爲一編入以姸下擬獻儺記事之文固當簡潔然高才碩彥積數十年之力以成名不能得其大綱欲以十百字盡之求彰反晦矣陳氏者卿赤城志於仕進諸人多云見某人所撰某文當時文集具存固

可考見數百年後遺籍散亡讀者茫然不知其人之
生平矣故今所記不敢傳高潔之名蹈簡漏之實文
末仿咸淳臨安志各著所據以資採討　泰吉勉爲
一鄉之善士安敢向論古人以此七十年中見諸文
字者會萃以觀皆得其實交游所及未有文字者據
所聞見有善必登或見人物或藝文各從所宜非
有軒輕若未真知則俟作者通入哲士或略其寬或
病其臨皆所不辭惟不敢有意抑揚任情進退誓諸
天日耿耿自知而巳　宋景濂諆補賜入物記於所
嘗師事者若柳道傳矣立夫則變例稱字孫夏峯諆
中州人物考雖有衣亦稱日公惟有名無傳者則直
書其名志傳例當稱名而景定嚴州續志於名宜賢
牧及郡八物傳皆稱公亦例之變也泰吉才非專長
地則接壤心所私淑義兼敬鄉用仿宋景濂之例一
概稱字且以明淺陋之學不敢専輒謨傳聯部事文
以待筆例　齋號起於宋元例不當書舊志各傳但
舉表字古法也然數十年來友朋相呼俱以齋號詩
文著作自署亦然若竟畧之亦爲失實故用景定嚴
州續志之例字號並書、范氏吳郡志於馬文直傳
六侍郎唐公權御史王公祿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

之海目先哲與我家有舊而傳文不得從畧者謹用
此例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而碑碣一門凡十一
卷居全書三分之一後人不病其繁以所錄碑碣多
資考證也前志藝文但有書目吳氏纂創為經籍備
考於著書大旨始存崖畧管生庭芬專力二十餘年
增補其未備成海目經籍志搜采極博同人為之排
比刪訂錄藝文志[illegible]藝姻　藝文當分四部然未見
全書但存名目恐蹈崇文總目樹萱錄之譏且以鄭
夾漈之淹博而藝文畧分隸失當往往有之前志以
人為次雖於著錄通例稍殊而一人譔著彙萃簡中
亦知人論世之一助也剡錄於載阮王謝所著書亦
以人次今用其例僑寓閩秀方外亦各分卷續所深
摭則為補遺　開慶四明續志專錄吳潛治鄞三年
之政并載吟稿二卷於著書體例未免有乖然潛之
詩詞耤以獲存故　四庫全書與贊慶志並錄焉前
志於官師譜牒畧著述亦錄其目專取有關海昌故
實者他所譔著則置不收今仍其例　藝文志譔著
之人已見前志各傳及今所記人物者字號仕履例
不必詳然此志卷帙既富本可單行不辭繁複俾免
檢尋　泰吉初至海目得讀明天啟時教諭趙無盩

先生雖實所撰備考後尋覽舊籍知永樂時訓導邵武曾先生親實創邑志今雖失傳嘉靖蔡志賴以取徵兩先生品學豈敢希蹤然嚮往之心不能自已今賴諸君子佐成此編雖門目未備而整飭佚文待采摭於冰哲疏畧抵牾幸見原於名賢名曰備志亦趙先生備考之意爾道光二十有七年歲次丁未夏四月望後三日杭州府海寧州學訓導嘉興錢泰吉謹識

吳縣吳姓舫先生甲辰督浙學時與府君借書互校引爲知己及庚戌再任學使見海昌備志謂府君曰此書體例之善雖自來著名之武功縣志亦所不及又嘗遇吳門顧湘舟於吳山謂府君曰予生平藏書不收志乘惟海昌備志則列之史類以體例之善也府君每謂深得箸書苦心越二年衎石先生自大梁撰序以寄言之親切

亦自來志乘序文之變體也謹附錄於左

海昌城東五十里有鎮曰袁花余所長也余生嘉禾初隨親往來及先人計偕北上余居於鎮者七年而後去也寓公為前廣濟宰德清戚公余外大父也州之大姓若祝許查陳楊諸族自明至今其於我錢非婣亞卽通門也於戚公亦多雅故亦有鎮居者時來謁公余勝衣出拜長者俯我笑語或貽我紙若筆且誇譽我也旣去十餘年嘗一至鎮則我舅氏已移居吾郡而龍山在目猶憶戚公之置酒命賓觴詠乎其上而童子得隨侍也又嘗一再至州看竹安瀾之圍信宿乎陳霞林丈之居夜聞潮聲澎湃旦而見潛山俞先生為言校乘七發觀濤曲江為浙為揚持論斷斷也自京宦後久不得至其地一旦吾弟譬石為之司訓喜劇加身親之也未幾弟書來稱某也賢某也博古某也工文詞又喜弟之能得士也已又書告余得其州前哲之某書某集且有所致論又喜弟之留意掌故稱其職業也嗟乎弟到官至今忽二十餘年矣前所稱某某若潘孝廉文鏡俞明經與瑞朱明經修之潘文學藹人者俱溘焉朝露今其名乃在管君所譔藝文目中可懷

也而州人前後著述弟積久寓目滋益多乃能賡記備言以成此志也州舊有志今所譔者不敢自同官書故不曰續曰補而曰備志也近人作志首重金石歐陽趙洪之嗜好弟固有之也州無漢代文字得元至正祭器於舊庫其象尊猶合於齊子尾送女器之制函著之以存古也若唐汝南周君詒馬夫人詒宋皋蘇將軍之碑自嘉慶以後出土者皆箸錄而余尤喜其多爲跋尾實事求是又時通其意於爲政也若元至正十六年至二十二年之達魯花赤以下題名明成化七年歲貢題名又皆賴殘石以存也石亡而其文見於宅紀載參互補綴別爲碑碣遺文二卷余嘗謂金石雖壽不如紙堅欲自史記泰始皇刻石及水經註所列碑以下都爲一編曰金石楷未成弟之意與余閒同也山川道路皆出目驗前人鑿鑿言茗山者至其地無其山不敢附會也若廟山烏龍山之爲一爲二雖久居其山亦不易辨則並存其說又不敢贖決也扁舟泝沿兼旬累月於水道尤詳明如昔人言句中有圖者觀卷末采訪日記何其用心之勤也職官之紀聞人物之擬傳信事而愼言之余嘗以亡友張神芊屬其入志弟屬請讀所著而後錄焉

余以是知其不爲苟作而自違於聲氣攀附之所爲也獨賦役兵制之屬不及詳方事之始州人夫創意爲之其後三四更任又政事煩多吏胥不爲檢案牘無可攷信不知則闕與其疏外以誤後人也時島夷犯鄭海上戒嚴弟從宛平許侯策厲士民爲守禦事平許侯記其事今侯没而附錄其書辛壬防海之事略具焉而不必自爲也錄前輩耕匡周氏之譔沿革疆界乾隆十八年蔡侯之紀都莊冠於本書又以見弟之能取善也諸生分譔者皆列其名於前是又集衆善以爲善而樂善無窮也書成鋟木出於修學官之餘財不以賦士民尤善之善也千里捆至乞余一言余以衰病方壹意治經未暇及也今者養痾無聊始得竟首尾一讀而不勝其喜也已乃懷舊游思鄉里徘徊俯仰若有見於山之高海之深而神往於吏部橋南街讀書之樓不自覺其繁言碎辭下筆不能已也道光二十九年仲春之月兒儀吉手書序文於大梁書院

冬從吳惺園明經昂駒假拜經樓所藏舊鈔陳

后山集何義門校本過錄一周適有許氏四妹之戚

府君謂向以校書爲養性者今藉以忘憂矣

二十八年戊申五十八歲

夏初諸城劉燕亭方伯喜海行部至海昌與府君談及校史因假所藏彙集宋本凡四種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府君詳錄款識於校史記雜識中方伯尚有兼刻正義舊本明年春方伯奉　召至京不及借校　是年上元朱述之先生權海昌州事府君論文舊交也政事之暇日夕過從假府君手校元文類集韻諸書傳錄以藏府君亦就假所鈔　文瀾閣宋元人集時時展閱詳見曝書雜記中謹錄於左丁酉

之秋余始識上元朱述之於署後園所時述之將入
闈分校不及過從及壬寅冬寓杭城與述之鄉方錄
金陵詩及注曹子建集相與商榷者旬餘戊申權知
海昌始得縱觀所藏書述之鈔　文瀾閣宋元人集
已得十之七八他所購藏甚富其尤愛賞者宋刻胡
稱增廣箋註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佳詞一卷年譜一
卷又續添正誤四葉雖半屬影朱鈔亦極精審有紹
興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自序前有樓大防
序大略謂曉江胡君仲孺約屈力學日進不已得此
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得其
書屬余為敘云云此注為　四庫所未收愛日精廬
藏書志及儀徵相國經進書目皆有之亦未詳竹坡
生平事蹟也余擬助述之編纂所藏書目未踰年述
之調任嘉與遂不果後其書識歸金陵已付胡灰矣
可為痛恨但記有不全元刻巾箱本爾雅注每葉十
六行每行十五字卷上釋詁釋言釋訓釋親卷下釋
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皆附音釋序後有
木記六行云一物不知儒者所恥聞患乎寡不患乎
多也爾雅之書漢初嘗立博士矣其所載精粗巨細
畢備是以博物君子有取焉今得郡景純集學者共

精加訂正殆無毫髮訛舛用録諸梓與四方學者共之大德已亥平水曹氏進德齋謹誌述之熟精爾雅文書遮眼猶能倍誦全篇不誤一字此爲案頭長留之冊借余亦未及取校簡齋集及此書不知尚存篋中否

孫頤仁生　不孝應溥出

二十九年己酉五十九歲

往歲癸卯徽州程木菴先生洪溥讀府君曝書雜記心折焉介海昌金石僧六舟以通志堂經解全部寄贈訂交府君有詩紀事徽州程君木庵洪溥博物好古延海昌六舟上人遠受爲拓所藏鐘鼎彝器款識六舟贈以蔣氏別下齋叢書木庵見余曝書雜記深相契合讀至第二卷知余未有通志堂經解因以儲藏副本屬六舟弟子虛山攜贈訂交賦詩二律　九經一百四十部唐宋元明衆說彈近愧專家志舊業遺編善本寄新安交論異地勞相賞客話奇緣索共觀一藝未通嗟已老短書敢

詡合護殘　不生恨未識程元閒道山居述作繁縕品銘心勤譜錄奇辭奧指游根源漫誇博士書驢券難其高人隱鹿門韻事流傳到儒釋遺經善守易兒孫　并屬汪道士憩雲畫贈

書圖以報詳見許辛木先生圖記程君旋下世未及相見府君感程君之意思校勘經解力有未暇是歲始校讀衞氏禮記集說正文及注疏以南昌正義本校并校改正義誤字坊本陳氏集說正文之誤亦多校正是夏大水府君述嘉慶辛酉年大興公辦水災事刺史古田甘小滄先生鴻聞而心慕即屬府君同籌荒政撫卹士民心力頗勞暇則讀禮記不輟　是秋聞杭州設局博采守節婦女請　旌府君錄備志

所載年例相符之節烈貞孝婦女凡七百二十八人附入總局造冊彙請府君手訂冊籍其勞倍於校書

二十年夾長兄暨不孝日課之暇府君每於燈下講究經史義理并論述先世遺著寒暑無間自甲辰長兄得鄉舉後屢赴公車不孝一人侍讀如故是年秋不孝受知於昆明趙蓉舫先生充選拔貢生府君愀然久之謂父子一燈共讀之樂自此難得矣益當以校書自娛嗚呼此情忍追憶耶

三十年庚戌六十歲

是年校衞氏禮記集說畢有跋長兄會試報罷充

國史館謄錄旋考補　景山官學教習七月不孝赴
廷試掌
恩以七品小京官用籤分吏部文選司學習府君聞信手
諭云昔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
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爲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
讐不與客接旣歸蜀亦分作三舟以備失壞已而行
至秭歸新灘一舟爲灘石所壞餘二舟無恙遂以歸
普慈築閣藏之予讀老學庵筆記而心慕其爲人今
以勗爾矣得俸購書杜門謝客我先人官京師時類
如此能守家風乃可希蹤先哲也又寄諭不孝曰京

曹所爲皆循分之事無可建樹總在平日言行謹愼不至有意外疏失有益於人之事不憚辛苦他人受用自已心安保家保身皆在於此我嘗謂祖宗陰德亦若家產均分於子孫不能承受者固不足論卽不至敗壞祖宗陰德而一生所承受者旣已消去必須隨時積累乃有餘蔭以及子孫家產失去尚可再得陰德旣消無從培補我二十餘年衣食於海昌常恐難於消受教官之稱職較縣令更難也嗚呼府君所望於不孝者何如追念前訓茹恨銜酷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咸豐元年辛亥六十一歲

二月錄查初白評瀛奎律髓於紀文達本府君謂兩家所評皆足救虛谷之偏若合二憑評以參觀律詩三昧在是矣五月從蔣君生沐假何義門校蘇子美集六月校畢　府君生平於貞孝節烈事悉心表彰惟恐不及道光二十九年海甯鄉農朱典仁聘妻張珊姑殉夫死其父國純愿人也匿不聞府君知其事招之來加以禮貌導之盡言始詳顛末亟請於大府爲達禮部至是年二月奉

特旨予旌僻壤窮簷始知節烈爲榮一時傳爲盛舉府君

爲文表墓謹錄於左

道光三十年冬禮部准故事具
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上烈婦
三十六口予旌以否惟上財察皇上
以仁育萬物爲心恐天下婦人女子相率效慕輕殺
其生也詔不必旌咸豐元年二月特降諭
旨軫念冬春之交冷煖不時繫此貞魂勿令抑塞前
年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詔不予旌者皆
予旌表浙江杭州府海甯州十九都祇家橋鄉農
朱興仁聘妻張珊姑其一也珊姑少侍父疾半載以
孝聞十四歲許字於朱二十三歲十一月十五日與
仁死聞於張越一日珊姑晚侍父母食如常入室織
如常夜半潛出投於河父母驚覺蹤跡之見絜禊在
岸石上珊姑所遺也順流求之不得明日得屍於珊
姑伯祖母陳墓前陳與其祖姑楊皆年少苦節珊姑
夙聞其事而心誌之者也里人請珊姑既死遡流而
上乃至此皆驚異泰吉聞之召珊姑父國純訪求本
末將上其事國純愿樸人也固辭而後泣道之事在
道光二十八年大府上奏則二十九年也嗚呼弱女
子誓殉所天皆誠壹之所致非有所冀幸而然也卹
不予旌豈若東海枉殺孝婦之足以致旱哉皇

上體天出治因氣候之偶偏渙汗大號使一夫一婦無不與被聖人之澤珊姑乃得與三十五人者同荷旌揚此不獨珊姑與三十五人者之幸抑亦天下之幸也若婦人女子不幸而失所天能矢堅忍之節以成其家乃理之正勿激於一時之悲憤以輕殺其軀則凡有風教之責者所當尋繹聖天子遲久而後予旌之意以家喻戶曉者矣下邑士庶捧誦詔書走相告語國純咸泣歌頌將以賜金合葬珊姑夫婦於其鄉泰吉幸爲學官表烈女之墓乃其職也嗚呼可以不死而死珊姑之烈也可以不旌而旌珊姑死而遡流之精誠其亦久久不至泯沒也夫咸豐元年冬十二月海甯州學訓導錢泰吉謹撰

前年請旌婦女既得旨允准府君謂志中合例旌表列女所遺不少且舊志未旌者更多會慈谿葉君仁遂安洪君白含重開省局乃取州志備志悉心標注合計應旌一千二百二十八人又

采訪二百四十七人并州志孝子四十五人各造清
册細心校核以達於大府爲吏胥所閣置越明年重
造清册以上府君於此事不憚再三必成而後已其
顛末詳致劉月臨札中
泰吉竊祿海昌廿有六年毫
無樹建時切懷慚前纂備志
時於貞孝節烈細心采訪據實登記未嘗稍受請託
此閤州所共知也道光二十九年由杭州節孝總局
彙請旌表總坊七百餘人然所遺不少而乾隆四十
一年所纂州志未經旌表者亦尚盈千上年造送志
書册籍未及牒州備文致泰駁回另造現又遵辦於
本月十一日交至總局送府矣太守徐鐵孫先生於
表微闡幽之意素所關心且素知泰吉非喜事之人
諒必允准轉詳無庸瑣瀆惟聞撫軍定限十二月初
五以前到院方能彙題司中核數之期更須提早數
日昨聞府中尚未出詳鄙懷實深懸系泰吉所造各
册皆自出紙筆之資於節孝之家絲毫無累上年費
心寫核從及三月一經掠閣今年又費數月心力重

造在泰吉安坐竊祿固不應彈勞而干餘人苦節苦心得荷表揚已遲一載皆出泰吉辦事不周所致清夜思之實難安枕若今年仍未能上達泰吉將引退同事董君及後來任事之人雖有心及此而勢更周折能辦與否未可知也用敢縷陳顛末如得今冬彙題則海昌紳士及節孝之家同戴厚德矣再前次詳冊尚有孝子四十五人皆就新舊志中擇其至行過人者雖不免刲股而並未傷生於旌表之例無礙今又重造牒州詳府非求照詧泰吉於此等事非敢要名求福不過期免廿餘年無事坐食之咎耳大君子必亮其微忱也

長兄暨 不孝於上年九月假歸省覲是年四月府君命入都銷假 不孝自清江登陸先行以假期將滿也長兄暨 不孝婦子附漕艘北上八月始達都門頒行府君諭云朱子論祭禮云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古者支子尚不得與宗子並祭其祖父

況父在未傳乎且祖考之精神當萃聚於一不可分散也我曾謂都中遇祖先忌日及四時俗節之祭可與南中並行於禮自不合然審思之先人皆久居京師物產所嗜勝於家鄉我父子各極誠敬以祭於彼於此惟神所在亦不爲大悖於禮也婦孺皆得習禮儀展敬思於家規亦可整肅我今所處之地亦屬仕宦非先世棲神之所南北並行質之先儒當亦許之

不孝 等謹受命京居十年遵守家規未敢偶怠府君之懷慕先人精通禮意類如此是年孫康榮生炳森出

二年壬子六十二歲

春初大病幾殆不孝在京師聞信擬單騎馳歸已束裝矣接府君手諭謂病初愈已日寫老子乃中止大興府君深好老子府君思先人所嗜而家藏未有善本乃於病起後日寫數頁以爲養心之助用世德堂所刻河上公注本而以聚珍本王弼注校勘又摘取嚴氏可均鐵橋漫稿所校龍興本異文錄於簡端

司馬溫公稽古錄評論列朝得失府君奉爲讀史準的所藏刻本多訛字是夏假許辛木先生及從兄子侑鬯醇閱本校正又假蔣君生沐所藏張氏刻本細

校多所是正　往歲乙未從汪君假所錄嚴厚民校
宋本集韻及汪君以說文釋文手校之本過錄兩家
所校皆至第五卷止後聞吳姓舫先生嘗以汲古閣
影宋鈔本精校又附晉江陳侍御慶鏞校語頗精核
歲甲辰府君假錄一周凡嚴氏汪氏所未及者得補
錄焉是年冬日又從蔣生沐假所錄段楙堂大令校
本手錄一過此書遂稱完善矣

三年癸丑六十三歲

是年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七品小京官加一級

敕封儒林郎三月具文引退移居城東張氏主人爲花田茂才鶴瑞制行誠篤府君深器之旋擬歸里州人士爭攀留乃延訂府君主講安瀾書院府君初至海昌時掌教者爲張菊園先生駿即花田茂才之祖也年已九十品學爲一鄉祭酒繼之者潘伊人先生天掄應登湖明經時艮與府君皆以論詩文相契至是府君主講席弟子來謁者必以鄉先哲遺型相勖府君爲海昌校官暨掌教安瀾前後三十四年士之言動不以禮者必嚴絕之或疑手裁過峻而士大夫之賢者未嘗不樂府君之和易近人也即不孝等夙昔交

遊類皆以府君故而愛不孝等若昆弟至今存問不絕固足見彼都風俗之厚而府君感人之深亦於此益見云

四年甲寅六十四歲

十年來同人屢勸府君以詩文壽世府君時以衎石先生詩文未全刻爲憾每曰給諫之文天下之文也子之文譬之於人勉爲一鄉之善士云爾未可問世也是年蔣君光焴刻衎石先生記事續稿成府君欣然色喜乃節修脯所入刊甘泉鄉人詩文稿二十四卷甘泉鄉在海鹽十四都明初始祖居焉至永樂中

始遷秦溪故府君自號甘泉鄉人云府君家居時編輯先世傳誌文字爲秦溪淵源錄秦溪者宋嘉熙中許梅屋先生種梅結屋之所也府君幼時有舊村讀書之志欲仿梅屋融春室故事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而以梅屋爲配常曰我安得結茅數間讀先人遺書其中致足樂也至是重定體例亦易秦溪爲甘泉從朔也　夏五月不孝偕長兄乞假歸省十月長兄以時疾謝世府君慟甚長兄溫厚劬學工帖括於詩古文詞亦窺見堂奧不孝自十齡操觚學文每遇疑義就兄質問必爲之反覆解析俾有領悟而後已蓋

以兄爲師者幾二十年不孝粗知文字皆府君與兄親教之也自兄歿而獨學踽踽者又將十年此十年中府君道及長兄行事爲人欷歔流涕不孝既負長兄之教又無以慰府君之心嗚呼晞已十二月移寓海昌陳氏雙淸草堂是歲第五妹生庶母屠氏出

五年乙卯六十五歲

自長兄歿後不孝依侍晨昏未忍遠離府君慰諭之曰爾年正壯宜及時自效我自揣精力尙未衰也敢促不孝北行遂於是年五月重至都門蓋自是離府君膝下者越七年至辛酉春始得䟦歸侍奉出走倉

皇避地從此無歡愉之日矣嗚呼痛哉自 不孝 入都
後府君時以肄書遣日摩抄古帖藉以自娛性尤喜
佳硯辨別石材剖析入微舊蓄端溪石多下巖水坑
之上品而未得歙石之佳者幼時大興公以羅文歙
石硯畀府君旋爲友人借觀失之府君時以爲至恨
是年六舟上人贈金文硯歙州佳品也府君喜甚嗣
又贈府君廟前紅最後乃得金文星雲硯大小適中
府君近年校書多用之亂後端溪石友都化煙雲此
硯幸尚無恙府君病中時時摩抄誌此以告我後人
願世世子孫愼藏之是年二月孫 增榮 生 炳森 出

六年丙辰六十六歲

府君喜讀梅宛陵集甲寅春日長兄得此集於廠肆攜以南歸未幾長兄病歿府君遂不忍檢視是年始從濮陽彝齋_澇假所藏查梅史先生_揆評閱徐氏所刻本對校一過彝齋與唐端甫_{仁壽}從府君游在海昌同入爲最後而性情嗜好沆瀣最深府君亟賞之所藏校本若前後漢書元文類各種兩君皆手錄一周府君深喜得有副本亂後久不得消息府君時時念之病亟時猶諭_{不孝}曰彝齋端甫實海昌之翹楚今不知流轉何所矣彌深慨歎其所校書亦不知尚

存天壤否而予原校本猶羅列几案間豈非幸事歟

是歲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一級

誥封奉直大夫

七年丁巳六十七歲

府君所藏左氏百川學海與元文類同爲黃葉村莊

藏書伯祖戶部公所賜也府君甚寶守之中缺七十

餘葉府君謂五十年來所見本皆同蓋此書之殘闕

久矣是年秋濮陽毅齋得舊刻本所缺頁皆有之府

君覩之喜甚檢閱前後裝褫之紙爲明萬歷時秀水

縣貧戶冊則此書裝訂已二百餘年宜與邇來習見本迥殊也府君謂補鈔此書缺頁爲晚年大快事

往歲丙辰海昌蔣寅昉光煦校勘元廬陵羅中行復詩集傳音釋二十卷以正統本及胡氏一桂詩傳纂疏朱氏公遷詩傳疏義許氏謙詩名物鈔爲主參之史氏榮風雅遺音而益以他籍校其異同成詩札記附刊於後府君爲之薈萃增定同人若許君丙鴻管君庭芬朱君元炅陳君錫麒皆邃於經訓每遇疑義必就府君商定至是年九月始刊成

八年戊午六十八歲

德清戚氏寶研齋藏晉書評校本不知何人之筆屢引彭羨門先生語當是康熙以後人往歲戊戌府君命長兄假錄評語時長兄方從事帖括列傳四十六王舒以後不暇分句讀是年冬乃從蔣寅昉假殿本及舊藏明周若年仿宋大字本點閱王舒傳至載記卷末詳校一過府君謂周氏本頗便老眼每卷末附何超音義亦足補汲古閣本之闕寅昉好讀史尤喜論詩府君有與之論詩書謹錄於左

詩不必拘唐宋宋大家未有不宗法唐人者也強分唐宋亦將強分漢魏與唐乎漢魏特未有近體耳若五言七言古體唐之大家亦何以異嘗有人見宋人詩輒指目之曰此宋詩爾僕應之曰老杜集中宋詩多矣試細讀之間若皆匿

笑涪翁力追少陵生僻之境益欲自立門戶與坡翁
爲勍敵不肯作蘇門君子也若當世無坡翁涪翁或
不若此后山雖與曾南豐然亦自闢門徑僕謂兩家
皆非正軌固由性之所近亦因有所畏避而別尋途
藏也廬陵學昌黎而不爲所掩舜俞子美與廬陵蹊
立一則蒙放一則幽淡與廬亦迴不相同而各得其
性情斯爲能自立者也半山若學唐人而自成局面
者也吾嘗謂善學唐人者莫若北宋諸大家南宋以
後能自成一家者肯取法北宋而追擬唐人者也晩
唐多辟靡之音此由唐人以詩取士故從事於詩者
專以聲調求工本原之地薄矣猶今之作時藝者馳
務於時藝而於先輩繩尺皆置不講得榮名則有餘
安能久遠哉學詩者必詵蓮務之作時藝於諸家所
長博觀約取斯爲善學者矣要之大家必有眞性情
以植其本原故讀詩必當讀大家全集觀其自少至
老雖體格屢變而其貞性情則數十年如一轍若性
情所向朝夕異趣何取乎爲詩衍石凡謂詩所以持
性情者此也僕少日先人命讀少陵東坡兩家略知
體格後又讀昌黎詩弱冠後得三家全集評本手自
過餘稍識門徑雜以科舉之學又喜泛覽未能專心

學詩及至海昌以病廢不能吟誦於詩益疏足下以爲識途之老馬屢屢相問聊抒淺見以備采擇幸勿哂之

是歲第六妹生庶母屠氏出不孝續娶程氏新建嘉慶甲戌進士安徽巡撫程勳棠公諱楙采女

九年已未六十九歲

錢塘汪少泉博士崇熙過訪贈詩府君次韻答之錢塘汪少泉博士崇熙爲謹堂少師曾孫蒻叟尚書之孫先曾祖文端公與少師同官同居最久先祖與尚書爲總角交先大夫宰大興時尚書兼京兆尹視如子姪不以屬吏相待泰吉年十五曾謁見少泉長余三歲時聞先大夫講論兩家不通消息五十年矣已未正月少泉將適館吳門過訪訪舊見贈一律疊韻答之　房杜諸心跡翻姚繪譜讌譜劉盧是世親揭來肯相訪不比託交新海畔幽棲地吳趨旅食春暮年同作客故里憶明貞　兩家大父行少小即相親君守傳衣舊吾藏遺墨新聽談祖庭事重見　帝

城春坐客多年少那知情話眞寄諭不孝京師云少泉博士於嘉慶壬戌癸亥間屢謁大興府君起居我老年得遇會見大興府君之人實爲至孝府君眷戀先人老而益篤蓋如此是年孫松年生不孝應溥出

十年庚申七十歲

是年恭遇

覃恩以不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隨帶加三級

誥封朝議大夫二月杭城初次被陷盜蹤將及海昌府君於倉卒中棄置一切獨奉先世箋墨數篋避居城東

之長浜張氏事稍定乃攜家具遷居海鹽北鄉大興公墓廬之旁舍四月賊陷常州蘇州遂及嘉興府君匿跡深鄉宗族親戚咸來會集雖烽煙逼近而府君讀先世遺書無虛日鄉人感念先德且服府君之誠信時以蔬果相遺自四月至十二月賊蹤近在數十里內而海鹽北鄉獨能安堵嘗考元季寇亂相仍海鹽未罹兵燹遠近高人多辟地焉桐廬姚氏桐壽有樂郊私語之輯異世一轍庶幾似之府君每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十一年辛酉七十一歲

自上年四月後南北音書隔絶不孝供職樞垣倉皇無措至十月乞歸侍養道途多阻繞道至江右安置妻孥於外家程氏隻身馳歸十二月至廣信府又為賊阻是年正月始達鄉居謁見府君悲喜交集維時寇警日偪旋於二月陷海鹽府君依戀先塋不忍他出不孝再三請渡江遠避府君痛哭告墓而行四月至澉浦登海船達餘姚族姪曉廷孝廉與朱久香閣學有連先於上年寄居朱氏府君與久香先生為道義交至是相見甚歡五月約九老會於朱氏府君有篤慶會記謹錄於左篤慶者餘姚朱久香閣學蘭與其族人創建宗祠之樓也咸豐

辛酉五月望前一日聞學之族祖山輝翁球七十生朝既望讌同鄉老人及子姓於樓前之堂余與族孫曉廷教諭聚朝異鄉避地得與斯會幸事也是會也戴翁鶴汀茂才聖涯年九十一嘗攷香山九老洛陽耆英胡公年八十九富公七十九爲最長無踰之九十者惟睢陽五老則最長者畢公世長九十四方古人茲亦勝事矣交於戴翁者黃雨香森七十七耆英席君從之年也余七十一交黃君雖不敢上希王君耽論年則同也主人之年同於張昌言交主人者賈峯茂才杓六十三閣學六十二少於溫公與會之年一二歲亦舊例也朱竹溪茂才琛五十七卓人棣五十六曉廷與卓人同最少者主人之子杭谷錯三十九蘭亭修禊少長咸集一會稽故事也猶歟休哉諸君子或宦遊於外或久居鄉雖出處不同皆有正業以教成其子孫表率於鄉里觀於今日之會敬老睦族兼有其義亦可見風俗之厚足以銷兵氣而興鄉邦矣抑余更有所慨想者姚江名儒輩出功業若王文成自來講學家未有也吾意山川雄厚之氣篤生異人應時救世儒有戡亂如文成者庶幾旦暮遇之則浙西倒懸之民皆安袵席余與曉廷偕歸故鄉亦

當舉先世小瀛洲十老會永安湖書社故事廣延名流講論道德於寬閒寂寞之濱願諸君子不俾遠涉扶杖聯袂而來同坐賓席也爰爲篤慶會記以當左劵日篤慶會者乾隆時嘉善蔡氏有尊德會上海曹氏有敬承會皆尙齒之會也一時文人多歌詠其事少讀家集輒歎羨以爲不可幾及今乃與於諸老之列爲文以記其事所不辭云　六月又以餘姚土匪蠭起再遷慈谿時宰是邑者爲棲霞牟冊如大令溫典重府君品學商之邑人借寓校士館中旁舍祀黃文潔東發先生府君生平喜讀黃氏日鈔得瞻遺象深以爲幸自六月至八月與邑人馮瀓史茂才惟忞論文最諗九月賊圍杭州破紹興將及慈谿火光徹夜倉卒登海舶由甯波達上海再乘輪舟至九江易小艇越鄱陽湖

而西至大塘程氏卸裝時已十二月矣此三月中險阻艱難備嘗辛苦雖骨肉幸獲團聚而府君精力自此衰矣

同治元年壬戌七十二歲

春大病幾殆至夏始愈秋不孝奉湘鄉相國師之命襄理戎幕九月至安慶十一月迎養府君賃居城西此地冠蓋所萃談藝多賢府君顧而樂之惟病後足力未健扶杖而行纔可數十步憶上年春日不孝初至海鹽鄉間隨侍府君田隴緩步間遇雨猶能屐步行里許不藉扶持不孝私心竊喜甫隔一年而困於

奔走神明大衰此皆不孝侍奉無狀罪難擢髮數矣

嗚呼痛哉

二年癸亥七十三歲

春府君步履漸佳客來談文娓娓不倦獨山莫子偲孝廉友芝新甯鄧伯昭孝廉瑤南滙張嘯山茂才文虎瑞安孫琴西觀察衣言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桐城方存之茂才宗誠陽湖方元徵貳尹駿謨海昌李王叔茂才善蘭皆博學多聞過從尤密府君嘗謂故鄉無此樂也手校三史惟范書未得殿本對校乃從李眉生太守鴻裔假所藏本日校數葉夏日盛暑

不輟不孝以日書小楷未免耗心力勸稍休息府君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性尤喜集帖終日摩抄藉以怡神養性賈秋壑玉枕蘭亭會爲先文端公所藏後歸他姓并榻本亦不可得二十年前從張叔未先生得雙鉤本藏之篋衍以爲至寶今年夏日王叔問肆見舊拓本以告府君聞之狂喜及往視已爲劉同民別駕度攜去乃介張鍊渠觀察鳳翥轉乞以歸府君題識再三欣賞累日不孝歸寓依侍竊見府君靜定之功遭亂不改方謂愛日正長還鄉有日乃自九月後咳疾增劇漸至失音又聞適陳氏第三姊之喪時傷

懷抱姊聟陳潁樓茂才澤會挈三子來皖同居親戚情話抑鬱藉以稍紓然聞述家鄉近事輒增憤恨常常諭不孝曰我年已七十有三死亦何憾惟先世文字之責未了亂後墓廬盡毀宰木被伐不能留吾身以待整理是可恨耳又因我祖父以來事事以忠厚爲主大興公遺愛在畿輔爾等尙可食其報本生祖蔵齋公於安慶江防同知任聞文端公訃歸以毀卒我寓居此地慨慕前徽時時如接先人謦欬小子其敬承之不孝聞命悚聽猶冀府君神明未衰從容調理可冀漸痊十一月初聞蘇州捷音欣然語不孝曰

我其可歸守先人邱隴乎十一月初十日後日形委
頓釁進漫若迄無功效時時念及親戚族鄰之被難
者累欷不怡十八日從兄子右茂才啟自泰州至兄
力學砥行為府君所激賞一見喜甚扶牀握手詳問
數年顛連情狀惻然久之諭不孝曰此吾家佳子弟
也二十日為曾祖妣馮太恭人忌日猶問祭品已齊
備否孫輩行禮整齊否時加申覺痰聲微湧不孝倉
皇失措府君命扶掖起坐進陳皮湯飲少許顧不孝
曰吾胸中毫無事言未已而閉目端逝嗚呼痛哉自
不孝有知以來府君事事訓迪俾免大戾服官京師

十年中手諭月再至必以謹守家規實事求是爲勖勵雖遠在三千里外而不孝之言動起居時時在府君心目中迨辛酉回鄉府君謂自嘉郡陷後南北音書隔絶自度此生無相見理不意天佑人助使吾父子重聚益當感祖宗遺澤之厚此兩年中府君愛護不孝加嬰兒時其飲食節其勤勞勖以進學之方勉以自强之志蓋府君待不孝以慈愛者有加無已而不孝曾未能博一日之歡以竟府君未竟之志興言及此肝腸寸裂矣嗚呼痛哉

嗚呼府君嘉言懿行豈不孝所能殫述哉惟於晨昏

侍奉默窺意旨及所聞於庭訓者謹誌崖畧勿敢忘
府君少時好爲深湛之思頗耗心力肝疾屢作中年
以後慕梅子眞之爲人常以讀書養性爲務精力日
見強固讐校經史日有定程治一書必貫首尾丹黃
點勘十數過不厭文端公教子弟爲學之法曰工夫
不在狠祇在蹔又曰知足則遇自安知不足則學日
進府君稱述斯言以爲讀書準的暇則與學官弟子
講論經史深相勖勉而訓於家者尤諄諄以培養元
氣爲本時諭不孝曰董江都有言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

也善惡之微可不戒哉世父學源先生研究儒先之學嘗書格言貽衎石先生有云寬厚和平天地之春夏也嚴峻刻厲天地之秋冬也上四字接物下四字治已府君服膺斯言守之弗失蓋府君口不言理學而身體力行終身如一日也其於文章流別辨析至嚴而一歸於和厚中正樂道人之善而不議論人得失友人文字有涉嬉笑怒罵者必深規之謂古人立言稱其善者而不善者自見每舉昌黎語以示學者而引伸之曰行峻而言厲不如心醇而氣和也又曰詩文以意爲主氣爲輔意必眞必厚氣必潛必和此

府君生平文字之宗旨也府君天性眞摯不孝自十齡後稍有知識每見府君遇大父母忌日輒獨坐黯然儼乎如見偶述舊事感愴動容捧與之時闔家幼穉皆環侍不敢唾洟蓋府君儼恪之氣莫不觀感也官海昌訓導二十七年引退後掌教安瀾書院又七年海昌士大夫相依如父兄惟恐府君之去此邦也遭亂以來避地數遷舊交存問不絕府君睠念故鄉時時流涕自壬戌春大病後雖調治漸癒而精氣日減疾病之日强半每諭不孝曰文端公晚年寢疾人來問疾輒與誦啟予足啟予手數語疾少間則曰吾

若未塡溝壑且仍誦戰戰兢兢三句矣我先人一生

謹畏老而彌篤予雖衰白敢忘斯語嗚呼府君之敬

承先訓時時惕勵爲何如也不孝依侍左右蒙昏罔

覺未能養志遷延歲月寖至大故尙忍言哉尙忍言

哉惟念府君績學種德著於士林垂於家訓生平著

述久爲當世推重而微言隱行有人所不盡知者用

敢和淚濡毫按年條繫謹述梗概伏求

當代大人先生錫之銘誄俾不孝扶櫬歸葬礱石深刻

以垂久遠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孤子錢應溥泣血稽顙謹述

誥授光祿大夫
賞戴雙眼花翎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
御史兩江總督一等侯通家弟曾國藩拜塡諱

外王父警石錢公博學工文服膺衎石給諫我郡學者盛稱錢氏二石往歲甲寅公編定詩文稿命師濟摘錄與給諫述家世文字書刊入集中謂家規世範不獨錢氏子弟所當體會也師濟年十五吾母棄養吾父宦遊於外就傅海昌學舍之可讀書齋公於燈下與舅氏講究經史義理寒暑無間師濟從旁敬聽微有領晤如是者有年迨兩舅氏先後入都猶手執一編爲師濟推求奧窔剖析異同不殊曩日嘗曰凡讀古人書當於古人未下筆先求之方得其用意之所在否則掩卷茫然雖記誦無益也嗚呼公所望於

師濟者甚厚而不才自棄一無成就負公多矣然奉公之教不敢妄言動用免大戾自我鄉遭亂後依侍左右攜帑相隨倉皇奔走江海波濤未嘗一日離師濟所以幸免於難者皆公賜也今舅氏子密先生纂輯年譜得與校字之役恍如二十年前置身可讀書齋親聆緒論而音容日遠遺言僅存師濟愚蒙如故恐終無以副公之屬望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同治甲子孟秋之月外孫沈師濟謹識